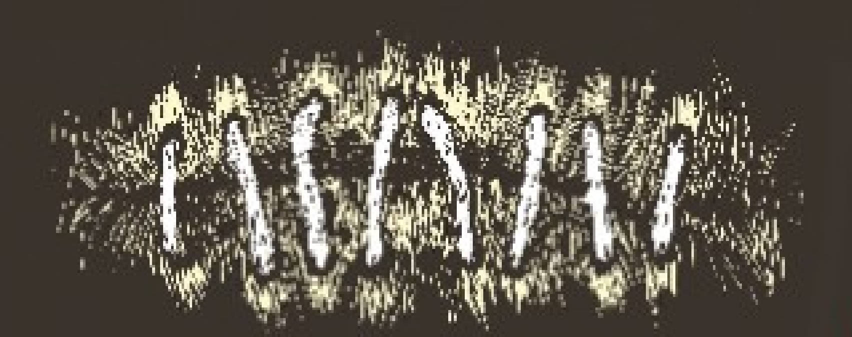
HSI HSUAN-WOU
CHARLES REEVE

LES MOTS QUI FONT PEUR

vocables à bannir de la Toile en Chine





L'INSOMNIAQUE

恐怖詞匯

中國網絡過濾的詞匯表

Hsi Hsuan-wou（奚玄武） **Charles Reeve**（李皐） 著

李如 譯

第一版 ： **Les mots qui font peur – vocables à bannir de la Toile en Chine,** 法國，失眠出版社（**L'insomniaque**），**2011**年**9**月

波隆尼爾：　您在讀什么，　殿下？
哈姆雷特：　空字，　空字，　空字！
波隆尼爾：　此書是關于何事？ [...]
哈姆雷特：　誹謗也，先生。 這專愛諷刺的無賴在此説老年人有灰胡子，臉上有斑斑皺紋，眼框里有厚厚的一層芝麻糊，頭顱里沒腦筋，腿也無力。 先生，這些我完全相信，但是我覺得這樣寫恐怕不太妥當...

威廉姆斯-莎士比亞
哈姆雷特 第二幕 第二場

前言

我們拒絕聽到的真理，終將會流進我們的耳朵。

道家經典語錄

在中國，網民上網搜索“突尼斯革命”或“埃及革命”這類關鍵詞，都會無一例外地在其計算機屏幕上看到當局冷酷的公告：“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您的收索不予顯示。”因為中國是一個“法制國家”（有中國特色的 ！），“世界工廠”的領導階層所頒布的法律法規首先是要確保社會秩序的穩定。

衆所周知，近几年來，一些諸如“天安門”、“西藏”、“人權”等詞已在中國互聯網上消失，網民們只能翻越“防火長城”，間接地收索自己感興趣的信息。

自2011年初以來，“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亞”這些地名也都不出所料地被中國互聯網相繼屏蔽。更為可笑的是，共黨當局的“信息”（“宣傳”的代名詞）部門竟然在互聯網上刪除了“茉莉花”一詞！還有比這更匪夷所思的政府決定么？難道説中國領導層的智囊們頭腦過于簡單，竟相信只要過濾一些有害詞就足以制止社會運動的發生么？

中共對互聯網的監控尤其反映了他們在足以將專制政府趕下台的強大群衆運動面前感到驚恐，因為他們深知，在任人唯親和極端腐敗這一點上他們與被推翻的專治君主們有着極端的相似。

將本-阿里和穆巴拉克迅速趕下台的抗議示威在中共高層同時引起兩種反應 ：一方認為，要動員大批警力，加大打壓力度，對持不同政見者實施預防性逮捕，同時加强對網民和博客的監控（雖然這方面的預算已是天文數字，但還要增加）；另一方則認為，要以黨力圖讓人民過上好日子為由，不斷重申（甚至達到令人作嘔的程度）要減輕對百姓的剝削...

這兩種互相矛盾的反應説明，除了政府内部各派别之間的意見分歧外，因為擔心遙遠阿拉伯國家人民的解放運動有蔓延的危險，中共整個領導層都感到極端緊張。人們看到政府又在施展胡蘿卜加大棒的傳統手法。醬油勢力集團深知，如果無産者一旦嘗到了自由的味道，他們這些絶大多數人深惡痛絶的家伙就會失去其巨大的特權，將被人民從社會金字塔的頂端趕下台。

不知道應該走列寧道路還是儒家路線，新毛派主教已經沒有其它辦法，只好借助于大批惡警以及操縱語言的思想警察了。在一個到處充斥着謊言，讓人嗅到黑手黨强烈遺臭的斯大林黨打壓控制的國家，禁言不僅僅是意識形態方面夸大其詞的一場行動，事實上，這首先是一場警察行動：調動几十萬警察去聽、去讀、去删除被認為有威脅性的詞句、文件，進而備案、控制、恐嚇、逮捕、毆打、酷刑、監禁或將被視為持不同政見的危險分子從人間蒸發。

在中國，這項被命名為“和諧”的封殺異議詞的行動，實質上是一項龐大的、不間斷地追捕人的重要活動之一。中國網民中流傳着這樣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詞“被和諧”，“被和諧”是指對鬧事者采取的鎮壓行動以及在無法改變現狀的情况下，網絡警察們負責呈現出的表象。

***

紅色資産階級為了確立其統治地位的合理性，不厭其煩地重復那個儒家模式的“和諧社會”，而維持這個不可能的“和諧社會”所面對的卻是危機重重，是實際上存在的各種階級矛盾。近几年來，中國的“群體性事件”[1]越來越多，最近又出現了有一定聲勢和組織的罷工、街頭抗議示威、大規模的反抗行動，甚至還有動用裝甲車鎮壓的暴動。

雖然這些都是局限在某一地區的區域性事件，但它卻通過手機和互聯網這些現代化通信手段傳遍了整個中國。社會的不平等、黨的濫權、領導層及其爪牙的腐敗無理、國家及商業恐怖活動，生活中的這一切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産生了反抗情緒 — 首先

[1] 官方術語，是指所有集體抗議活動。2009 年中國發生了至少 90000 起這類事件...。

是下層普通民衆，他們感到自己在“市場社會主義”的體制下任人宰割。

民衆的這種憤怒有時是以反抗的形式明確地表達出來的。由于對警方的恐懼，人們在語言方面變得謹小慎微，但不斷加劇的憤怒讓人們在適當的時候鼓起勇氣對體制進行深刻的批判：不僅批判這個體制的卑鄙和荒唐，也批判體制本身的奠基性原則。這些批評[1]越來越多地擺脱了后毛時期的“新語”，直接對准體制創始人（這些新語最初就是為美化聲名狼藉的體制要人們而定作的）。

最近一段時期以來，這些“不和諧”中又出現了一個新現象：大城市里有文憑的年輕人生活不穩定、貧困交加。正是這些年輕人對與以往不同的反極權革命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在互聯網上發布行動建議，他們也成了中國政府實施互聯網打壓行動中首先被鎮壓的對象。

在所發生的這一切中，人們注意到了一個轉機，尤其是思想上的變化。事實上，直到最近，現代青年一直是消極被動的，他們是國家體制的棟梁之一，對黨的宣傳承諾抱有信心，希望在以兩位數增長的紅色資本主義框架下有一個“光明的未來”，不論這種未來是紅色的、粉紅色的、還是灰色的。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自然而然地讓城市里大批有知識的青年企望有高薪的工作，這也是他們的父母不惜一切財力供養他們而應該向他們保證的。但是，這些青年人的數目不斷增加，他們注定要處于不穩定的狀況，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滑到了社會的邊緣。

2009 年，小説家余華在談到社會公平問題時說：“...三十多年來雜草叢生般涌現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被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樂觀情緒所掩飾。”此后，雜草侵入了整個建筑，樂觀的情緒減弱了，高速發展變得蒼白了。市場社會主義下的孩子們在失望中覺醒，產生了必要的體制“民主化”的理念...当然，他們对于所希望的较理想的这场转变的本质却是众说纷纭，对走出其生活的死胡同的唯一可行的途径的设想还很模糊。

[1] 這裡主要是指 2000 年前後，一群在北京的訪民草擬並傳播的内容，見第 56 頁。

然而，官方卻宣稱，中國人“不成熟”，尚不需要民主（無論是西方民主還是更鄉土化的民主），甚至不應該有對民主的渴望；自由本身也只是一個外來的概念，几千年家長式的專制才是對日益繁榮的唯一可能的保證。然而恰恰相反，就在不久以前，有文化的年輕人到處傳播并被認同的思想卻是：在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眼中，后毛時期一成不變的體制是束縛社會進步的主要障礙。

事實上，社會公平和言論自由的同時出現將意味着紅色寡頭的崩潰。他們壟斷了經濟增長的“成果”，為掩蓋對權力的貪得無厭，他們粗暴地强行狡辯。在毛澤東思想遭到一連串的失敗后，當局所選擇的體制模式是超極權的警察國家和極端自由的經濟過速發展相結合。這種模式實際上導致了不平等的快速增長，造成了大多數人生活條件的惡化和紅色資產階級及其后代的暴富。鐵腕操縱下的和諧發展的宣傳，嚴格管制下對幸福的追求，這些矛盾的陳詞濫調已無法使人接受。

***

正如在網絡空間一切都是可知的，我們也點擊到一份中國官方文件，不僅機密而且很有啓發性。這是一份自稱“網絡關鍵詞和諧總局”的網絡警察們列出的關鍵詞表，只要有叛亂的跡象，這些預先設定好的詞匯就會在第一時間內從互聯網上消失。這本書是從這套長長的令當局恐怖的關鍵詞庫中摘錄下來的，按中文漢語拼音的字母順序排列，在援引網絡警察犬儒主義的理由時加上了我們的個人看法 – 因為只有在黑暗中方能射出閃閃微光。

罷工

所有形式的罷工都是破壞中國經濟，都是反黨行為，正是我們偉大光榮的黨振興了中國經濟，使其攀上了頂峰。此外，本着對外國企業家朋友們負責的態度，我們要確保勞動法的嚴格執行，這是外國企業家選擇在我國投資的根本原因。任何情況下使用罷工一詞都是犯罪行為，都是違反國家利益的，應該絶對禁止。雖然我們用盡所有的方法和手段也無法完全禁止罷工，但我們要做到：工廠里的罷工越多，就越是不允許談論罷工。

網絡關鍵文字和諧總局

當人們不再工作，語言的用法就會改變。
魯爾-瓦納格姆

在中國，罷工是被禁止的。唯一的一個工會是僅有的應該代表職工利益的組織。所有的罷工運動，可想而知都是自發的，沒有組織的，未經批准的，是違法的。

盡管當局手段的陰險和殘酷，但日趨嚴重的普遍不滿情緒的出現正預示着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如今，罷工事件接連不斷，此起彼伏（這在以前是絶對不可能的）：憤怒的抗議民衆占據工廠、焚燒國家行政機搆、上街示威游行與暴力警察發生沖突。越來越多來自遙遠省份的訪民到北京的信訪辦投訴，為等候審理他們的案子，他們在北京附近居住下來，有時長達几個月之久。面對不斷增多的抗議活動，當局會視情況的不同來決定是使用胡蘿卜還是大棒的策略：如果只是零星的抗議，當局的權力不受威脅，當然就使用大棒；如果抗議活動的規模發展迅速，有可能變質，那么就用胡蘿卜了。

2010 年期間，已有當局和罷工民衆談判的先例，包括富士康和本田的罷工事件相繼以給工人大幅加薪收場。我們這里不是懷疑工人們的決心也絶非輕視工人們所取得的勝利，但應該指出的是，這兩家公司都是外資企業（富士康是台資企業，本田是日資企業），為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毫無疑問，中國政府很高興地看到外資企業受到一定

的壓力。

如今，除了直接打壓，共黨政府和私營資本家（“紅色”或采取聯合方式的）還采取其它辦法來掠奪工人集體行動的“勝利”果實，例如，增加記件工資工人的勞動强度。正如廣東東莞一位罷工的工人解釋說：“公司確實提高了最低工資，但同時也趁機提高我們的日常工作量。以前，我們要在八小時内加工 6000 個零件就可以拿到我們的基本工資，而現在卻要在同樣的時間内加工 9000 個零件！我們的最低工資從 770 元增加到 920 元（82 歐元增加到 105 歐元），最低工資只增加了 19％，而我們的工作量卻增加了 50％！工人們會高興么？”資本家可以通過生産條件的現代化、機械化和自動化來提高生産力。我們看到，自 2010 年以來，高通貨膨脹率削弱了工人的購買力。從 2010 年 3 月至 2011 年 3 月，通貨膨脹率在一年内超過 5％，食品價格上漲了 12％。

2011 年初，人們看到西方媒體預期可能出現的“工人之春”。一些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觀察家認為，2010 年間越來越頻繁的罷工使人看到希望或是恐懼：這種“社會局勢的緊張”預示着在某一個晚上中國將會發生一場全面的沖突。這種群衆運動的可能性確實存在，但我們決不能忘記最近阿拉伯國家革命的教訓之一：如果説要更加警惕“專家”對社會深層正在進行的變革的盲目性，同時也要對他們預先高估社會運動的預言能力持謹慎態度。

對一種狀況的社會學觀察不足以預測未來，雖然傳播效應往往對社會運動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曆史不是簡單的“剪和粘”，有利于爆發起義的條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這種爆發確實有可能發生。

無組織的罷工之所以是無組織的，是因為它既沒有計划也無法宣布，可能的蔓延也同樣難以預測。在這一點上，中國工人不斷地讓企業主、高級幕僚、“投資家”或是西方中國經濟問題“專家”感到吃驚，正如他們也總是讓我們感到驚訝一樣。我們熱切期盼他們在爭取尊嚴和公正的斗爭中取得更多的成功。罷工和其它“群體性事件”告訴我們，某種程度上像“詩性正義“的階級斗爭是籠罩在一直所謂的“共産主義”政權上的主要威脅。在這場運動中，憤怒的工人們毫不客氣地將謊言擊成碎片，濺污了毛派干部（已成為資本管理人）的新裝。貧苦大衆對在資本家的盛宴中只分到殘羹

冷炙已感到厭倦，他們需要自己應得的那份蛋糕：他們欲望的程度肯定會影響到我們未來的生活。

報復

社會報復的願望肯定是能在民衆中蔓延的所有情感中最危險的。在我國曆史上，太平天國起義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 這里只舉了兩個最血腥的例子 – 向人們展示了當民衆的義務無法再使他們順從，他們的憤怒和貧窮所能達到的凶猛程度。雖然我們的同胞們在生活中的許多方面都像孩子般任性，但黨作為保護他們的父親有責任遏制他們的一些不順從。我們通常都能有效地挫敗那些犯罪企圖，這要歸功于我們的洞察力，因為針對不法和越軌行為，我們從來都在不停地進行整治，有時甚至是預防性的。但是，在動亂升級的情況下，毫無疑問，窮人們報復的欲望結合在一起，助長了他們的決心，在他們覺得可以為所欲為的時候，他們那種報復的想法就更加罪大惡極，更具危險性。因此，在和諧社會里，必須禁止所有與報復有關的想法。正如在任何文明國家，武裝力量是國家的專利特許權。總之，只有在民衆的利益與國家利益沒有沖突的情況下，司法才會在保護人民利益方面占優勢。

網絡關鍵文字和諧總局

報復不能修復錯誤
但卻可以預防出現很多其它的錯誤
阿拉伯諺語

1989 年 5 月 23 日，北京之春正如火如荼，在學生們架設“民主女神”雕像時，三名叛逆青年：魯德成，余志堅和喻東岳用紅油漆投擲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偉大領袖畫像，隨后被廣場上的民主學生糾察隊拿獲，并送交公安機關。那時的學生們還對這個體制抱有幻想，他們希望迫于學生運動的壓力，政府會進行改革...。一個多星期后，荷槍實彈的軍隊血腥鎮壓了聚集在廣場和廣場周圍的人。這三個年輕人隨后都被判重刑，徹底消失在被遺忘的監禁角落。

18 年后的 2007 年 5 月 12 日，35 歲的失業青年顧海鷗，因企圖放火焚燒同一張毛澤東畫像被當場逮捕，隨后也在中國警察這架絞碎機里人間蒸發了。

楊佳的情況則有所不同。2008 年楊佳在上海因一件小事（被警察懷疑盜竊自行車）

被警察帶到派出所施以暴力逼供和毆打。事后，楊佳多次要求警察賠禮道歉，未果。楊佳于 2008 年 7 月持刀闖入該派出所殺死 6 名差佬，最終被判處死刑，并于同年 11 月執行。與以往情況不同的是，楊佳事件在全國引起轟動，楊佳上了“社會新聞英雄榜”。這份英雄榜上是那些面對逍遙法外的政府官員以暴制暴，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一長串普通民衆的名字。楊佳成了中國普通老百姓崇拜的偶像，有時甚至在抗議示威或與暴力警察發生沖突時，都有人高喊楊佳的名字。楊佳在庭審中反擊說“這些警察之所以敢這樣（打我），都是因為他們的背后有你們（法官），被這樣的警察管理着的國家，一個遵紀守法二十几年的公民最后都會被判刑坐牢！”該事件本身反映了當今人們對現有體制仇恨的積累 – 正因為如此，人們對中國普通老百姓中間的受害者給予了更多的同情。

楊佳事件造成的轟動也顯示了新科技在信息傳播過程中的巨大作用，底層民衆可以利用新科技讓整個社會了解各種鎮壓暴行和抗議示威的真相。互聯網上出現的聲援楊佳的請願書在楊佳被判決時已有 3000 多人簽名，人們要求赦免楊佳，廢除死刑。生活在警察的眼皮底下，任何一點點的過失、極小的政治上的“越軌”行為都會受到被關押的威脅，在這樣的環境中，有 3000 人簽名也就不會顯得多么微不足道了。

民衆報復的念頭繼續在社會上蔓延并生根。毫無疑問，這又是現代中國的特色之一，是高層想象的“和諧社會”的另一面。普遍懷有的報復念頭顯示了政府在本質上的極權和鎮壓。大多數的人或逆來順受或反抗，他們不再相信法律，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司法機關是為獨裁者服務的。

總之，人們已經不再幻想，天安門事件已經變得遙遠，“民主女神”像也只剩下滿身的灰塵。一個警察國家公權力的濫用，再加上大大小小的極不公道造成的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公，使底層百姓越來越公開的憤怒四處蔓延。中國人不會再次輕易地讓自己被紅色官僚所謂的改革牽着鼻子走了。

暴動

還有比暴徒更罪大惡極的么？那些膽敢用暴力來宣泄自己的不滿或恐嚇其主人的瘋狗真是罪該萬死。和諧的警棍會毫不留情打在這些由于嫉妒而發熱的頭顱上。我們要預防這些野蠻人的粗暴舉動！為了防止所有的暴動欲望，我們要將暴動這個詞屏蔽掉，讓所有人都讀不到這個詞 – 唉！因為我們清楚地知道，所有的窮人都是潛在的暴亂份子。

網絡關鍵文字和諧總局

同志們要謹記，莫洛托夫汽油瓶可以點燃整個經濟特區…
鄧小平臨終遺囑

2011 年 6 月 12 日凌晨，一對四川籍民工夫婦在廣州附近的增城市新塘鎮大墩村農家福超市門口擺攤賣牛仔褲，因拒絕交納几十元的“保護費”，被當地治安隊暴力毆打。該地區四川民工很多，他們是這些當地遭人憎恨的廣東打手們通常鎖定的目標。沖突很快升級，憤怒的四川人紛紛前來聲援，繼而發展成了連續三晚的大騷亂，焚燒村委會和治安隊，當局出動用嶄新的裝甲車裝備的武警、特警前來鎮壓。

這場暴動只是近年來轟動中國的大大小小的暴動之一。然而，這場暴動來勢之凶猛范圍之大充分顯示了民工日益加劇的憤怒。在農民工聚集的地區，這類暴動無疑可能再次出現，而且出現的頻率也會越來越快，因為農民工們厭倦了被剝削，厭倦了受鄙視、受虐待。為了不再懼怕，衆多農民工團結起來進行反抗，與警察發生沖突。然而，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建立在對工人嚴格分離的社會里，這類自發的、孤立的運動也表現出其局限性和矛盾性。

較之于當地人口來講，戶籍制度的長期存在不僅將農民工放在了次要地位，而且使他們變得脆弱，使他們將自己封閉在從同一地區來的同鄉人中。農民工，這些窮人中的窮人，他們已經在“世界工廠”里受盡剝削，同時又成為他們受雇地區的許多居民（當地人）不可忽視的一種收入的來源：出租給企業的集體土地的租金，再加上從他

們身上搾取的大大小小的利潤，如出租攤位到各種各樣的欺詐。

捍衛經濟利益往往與排外言論同時并存。2011 年 5 月下旬，在廣東北部的潮州，也是四川籍民工，他們因一名同鄉被老板暴虐而發生暴動[1]，最終演變成當地人與外省人的沖突。當地人組織起來洗劫民工住的工棚，并高呼要“保衛我們的家園。”在這次沖突以前，對共產主義政權的强烈仇恨往往讓暴動人、民工和當地人凝聚在一起，抗議打壓。但值得擔憂的是，隨着時間的推移，權力圈會毫不猶豫地很快利用這些不和來阻止他們聯合反抗，阻止擴大影響的抗議，正如官方宣傳將在世界其它地方發生的被剝削的無產階級暴動稱之為“邊緣”、“外圍”危險分子的搗亂。

大墩暴動的新聞 – 正如較早的潮州暴動 – 已開始在互聯網上傳播，很快引起了衆多網民的熱評，稱該事件“給力！”。像往常一樣，網絡警察將大墩、新塘和增城這三個地名從搜索引擎關鍵詞中刪除 – 因為這三個地名會使網民更多地了解此類事件。

由此，人們不禁又一次看到曆史再現出那些驚人相似的事件：我們知道，突尼斯西迪-布吉德市的街頭小販默罕默德-布瓦吉吉因遭受粗暴對待繼而自焚抗議，引發了被稱為“茉莉花”的突尼斯革命，隨后又被埃及民衆效仿。中國的網絡警察在互聯網搜索引擎關鍵詞中抹去了“突尼斯”和“茉莉花”以防止叛亂蔓延，他們就像沉迷于電子游戲的網蟲一樣生活在虛幻世界里。

網絡監查員們在“虛擬”的網絡里走入歧途，他們忘記了無論使用何種欺騙手段來復現表象，同樣的原因通常都會導致同樣的結果。網絡監查員們似乎也忽略了現實最終會起決定性的作用，在事態的進展中，事實能夠很好地清除那些不管是被加工的或是令人震耳欲聾的謊言。正如實業家恩格斯所說，所有的警察同志們所缺少的，也正是在黨校里已經多次向他們重復過的辯證法：“在此時或此地是結果，在彼時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他們依靠想象來解釋世界 – 正如他們依靠恐嚇實施嚴格管制一樣。

[1] 見 2011 年 7 月 20 日，*中國勞工通訊* “A riot that could easily have been avoided – a report from Chaozhou”。

博客

在社會騷亂擴大化的情況下，封網（無論經濟上的損失有多大，我們都有辦法做到這一點的）之前，我們就應該明確一點：要不分青紅皂白，讓所有的看法和意見的來源全部枯竭。除了政府的觀點，要禁止任何其它看法出現在互聯網上。我們應該從宵禁這樣的狡詐方式過渡到真正的戒嚴。在搜索引擎搜中，要將包括“博客”在內的關鍵字統統抹掉，保持黨的宣傳領域的絶對整潔，整個國家只有一個和諧的聲音，直至迷失方向的人恢復理智。只有貿易往來和黨的賢明的箴言有發言權。互聯網是一個非常神奇的工具，明智的領導人們十分了解如何操縱互聯網來啓發群衆，讓他們繼續聽黨的話。

網絡關鍵文字和諧總局

監獄是用法律的石頭建造的，電腦是用戰爭的鋼鐵作成的。
小比利-布萊克

近几年來，中國和世界其它地方一樣，互聯網在信息傳播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每一次抗議活動（罷工、占領、示威游行）都會有成千上萬條照片和信息通過互連網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傳播，并通過這種間接渠道源源不斷地輸給全世界的媒體。中國大約有四億網民，他們中的半數有博客。當然這并不意味着所有網民都在對體制進行批評，他們中許多人上網是為了娛樂。還有一些人則受政府雇用，在互聯網上打擊持不同政見者，為黨國傳播和諧新聞。但不可忽略的少數人卻在利用互聯網去摧毀庇護政權的謊言長城。

由此可見，互聯網注定要在未來震撼中國的反抗行動中發揮巨大的作用。中國政府當然也意識到了互聯網的危險性，并已建立了强大的信息控制系統。四萬名網絡警察監控着互聯網上傳送的一切，從而決定在互聯網上過濾、封鎖他們認為有危險傾向的詞句，甚至逮捕持不同政見的網民。他們正計划在北京建立一個監測系統以保證每時每刻都能定位北京 1700 萬移動電話用戶（僅北京一個直轄市）。近 15 年以來，零星的抗議活動越來越多并逐漸危及到政府的權利，掌握數字通訊成為反政府者及政權守

護者們雙方的關鍵所在。

眾所周知，2011 年 2 月 17 日星期四，受突尼斯革命的啓發，一位匿名博客在中文的美國博訊網站上發出“茉莉花革命”的公告，要求政權民主化。組織者號召中國同胞們從 2 月 20 日星期日下午兩點開始，在中國十几個城市人流最多地段的公共場所（如麥當勞或肯德基）進行散步。一星期后的 2 月 27 日，又有第二輪散步公告，散步活動擴展到中國二十几個城市。第三個星期日（3 月 6 日），出現了第三輪散步公告。北京政府意識到，這些和平聚會事件會對政府的權利造成嚴重威脅，所以派出大批警察驅散默默散步的民眾。警察拘捕了很多人，以至于散步活動在第二個星期天就無法進行下去。不管怎樣，“茉莉花革命”的想法還是在中國啓動了，只是警方隨即在搜索引擎中“和諧”了“茉莉花”一詞。

2011 年 6 月 10 日至 13 日，四川農民工在廣州增城新塘鎮大墩村三個晚上的抗暴行動后，“大墩”就從中國的關鍵詞搜索引擎上消失（然而法國媒體卻與中共同謀，對這些暴亂采取了几乎一致的沉默）。科學家方濱興，“金盾”工程的首席設計師（中國政府將監控和過濾互聯網的系統稱為“金盾”），一直是大家嘲笑和攻擊的對象（最值得一提的是，這位網絡監控大師在一次學朮交流時遭抗議者扔鞋并被擊中 – 阿拉伯世界中一種侮辱性的行為），可笑的是他的名字也從關鍵詞中消失了...

毫無疑問，互聯網是中國“現代”經濟運行必不可少的，也是促進中國人思想發展的最有力的一種技朮創新。只要有示威游行、罷工或其它民眾抗議活動，人們就用手機來拍照、攝影，在現場緊張時刻捕捉到的圖像很快就出現在互聯網上，讓所有的人了解真相。面對這種新型通訊方式的普及，政府采取了一種曖昧的政策。首先，建立了世界上人數最多的計算機方面的警察隊伍，為他們裝備了全球信息領域最先進的技朮設備；另一方面，當局為了推銷他們的政治立場，鼓勵其支持者和幫凶在博客上冒充普通網民為中國政府説話，對所有的抗議都持反對意見，中國網民將這些人戲稱為“五毛黨”[1]。

互聯網較之文學、新聞或歌曲更具優勢的地方是：互聯網提供了其它媒體不具有的

[1] 出自“紅客”受雇在網上發一帖可以獲得 5 毛錢的報酬。

一個自由的平台。三十歲的前賽車手韓寒，一位成功的小說家、部落客，在他的博客里以辛辣幽默的大衆式語言毫不留情地譴責社會不公以及各種頭條丑聞。四年來，他的博客訪問人數累計超過四億，成為中國或許是全球最受歡迎的部落客。韓寒本人沒有什么强大的，警方也從來沒有找過他的麻煩，這是由于韓寒的知名度使他變得碰不得。我們不知道韓寒本人的想法，但我們敢打賭，憑韓寒一貫的洞察力，他肯定清楚地知道惡警隨時會來拜訪他的。事實上，眼下就有國際知名藝朮家艾未未（曾參加了北京奥運會主體育場的設計）的例子，這位被外界料定碰不得的人竟在 2011 年 4 月被捕，三個月來一直被秘密關押，政府釋放他的條件是：不再公開發表言論。自從出現中國“茉莉花革命”的呼吁，回應震驚阿拉伯世界的騷亂使中國當局極為緊張，他們被迫感到要加大打壓力度，使異議人士清楚地知道，任何人都必須守規矩，沒有人能躲避被長期監禁在恐怖的監獄里及受各種虐待。毫無疑問，四面八方的藝朮家和網友堅持不懈的反抗會更加刺激當局擴大這類鎮壓行為，完善對獨立信息的過濾。

此外，有些博客着重于社會問題，調查“群體性事件”和各類沖突。這類博客大多數都遭到網絡警察的封殺。中國最受歡迎的博客之一是網名為左拉的周曙光。周曙光是一個普通人的兒子，繼調查 2008 年 5 月四川地震后一直住在深圳。他的博客每天的訪問人數超過 3 萬，超過了一些“社會網”，如臉書 – 該社交網絡不僅使突尼斯和埃及百姓協調行動，但也為敘利亞警方追捕反對派提供了幫助。博客的互動繁殖開辟了一個持續辯論的平台，拐彎抹角或偷偷地讓人們了解社會的真相。

“博客世界”使當局有機會詳細了解對其造成威脅的諸多危險，并因此提前更好地加以預防，但它同時也成為民衆手中的一種危險武器。為了防止騷亂的蔓延，長期禁止使用互聯網，甚至禁止使用移動電話，這就需要政府制定出另外一種政策：承認現代化和開放市場政策的失敗，這就要求黨必須終止（至少是暫時的）現有政策而回到毛澤東時代嚴酷的自給自足的軍事獨裁政策。一項新的法規要求任何網站的創建人和博客都要以真實身份向當局有關部門登記，這是當局為其受到的破壞自由的指控進行辯解，同時對互聯網上出現的言論行使絕對的控制。由于對搜索引擎（如百度）的過濾系統感到不滿，當局最近强迫這些公司雇用了數百名網絡監察員實施中國的“社交網”（如人人網，一種中國臉書）和“微博”（如新浪微博，與推特相似的一個網站，

該網站受到非同一般的嚴密監管）。

中國的高官在中國經濟的出口强勢中追逐利潤，迅速暴富。這個盜賊政府為了保護他們的財富和財權，絕不會在自身的安全方面輕易讓步。一旦他們感到被百姓包圍，被言論自由包圍，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用盡一切必要的力量和狡詐手段（事實上他們一直都在這么做）。這個暗箱操作的階層面對這種威脅的反應實在難以預測，因為人們無法了解其內部凝聚力和轉換能力（在大面積的圍棋對他不利的情況下）。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忽視了警察本質的獨裁統治下的軍隊-武警聯合體的角色 – 更不能忽视历史上的妄想狂，偏执狂，这类病态至少等同于愚蠢和贪婪。

獨立工會

如同代議制民主一樣，獨立工會制度是一種奢侈品，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才允許。這些西方國家為了保持不受非議的社會共識，甚至還支持獨立工會。中國的無產階級不僅在代議制民主方面“不成熟“，即使是針對工資和工作條件方面的大型談判，他們也無法勝任，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國的雇主們為了保證其競爭優勢，不能冒昧地真正讓步，所以我們還是傾向于“鬧事工資談判”：不管怎樣，自發的罷工要比工人階級或多或少自治的組織方式更為可取，因為這樣可以暫時解決實際上不存在的法定政治反對派的問題。我們在互聯網上允許出現“獨立工會”這個詞只是為了監視那些破壞性的陰謀。但如果罷工和騷亂蔓延，就要迅速采取行動，在互聯網允許出現的字詞表中刪除“獨立工會”。

網絡關鍵文字和諧總局

沒有工人工會的調節力量
資產階級政權將不會完整
安東-潘涅庫克

1989 年北京之春的學生抗議示威活動一開始就得到了全市人民的熱烈擁護。天安門廣場被占領后，工人們加入了學生運動。几百名工人隨之成立了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是完全獨立的自治組織，他們人數很少，而且是孤立的，與共產黨沒有任何關系。這是自 1949 年以來，除黨的官方工會以外的首次工人組織，他們號召全國各地的工人都來效仿，隨后中國各地果然都以此為榜樣組織成立了工運聯合會。中共當局立即意識到了危險，他們尤其害怕出現波蘭當時成立“自由團結工會”的狀況。但當時大多數的民主學生對于這一他們無法控制的激進行動態度曖昧，表現冷淡。

截至到五月底，工自聯的成員開始在廣場外的街區展開行動。六月初，成千上萬的工人聲稱支持工自聯。當工會的活動者們提出要進行總罷工時，學生領袖們則持反對意見，他們將這些工人視為只是來支持學生抗議示威行動的一股輔助力量。根據中國憲法規定的公民有結社自由的原則，工自聯要求合法化，但卻失敗了。在這方面，政

府要比學生們更有遠見，他們更加擔心工廠的狀況，所以進一步加强官方唯一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英文縮寫 ACFTU:*All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的力量。在 1989 年 6 月 4 日的大屠殺中，在北京街頭、郊區和天安門廣場周圍支持學生運動的工人及小人物尤其受到鎮壓。工自聯的大多數成員都在游行示威隊伍的前列，他們中的不少人都倒在了鎮壓部隊的子彈下。工運的一些積極分子設法隱藏了起來，他們中的少數人去了香港。在香港，他們通過定期的“中國勞工通訊”及相應網站 www.clb.org.hk 繼續從事活動。

自從共産黨在中國掌權以來，工自聯可能是一個獨立的大規模組織的首次嘗試，是第一個“自由工會”的胚胎，證實了工人階級的利益與政府 – 老板們利益的巨大差别。工自聯的出現揭穿了官方所謂的“中國是工人和農民力量的化身”這一謊言。

隨着“市場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被徹底打入底層，或者應該説他們被撕成了碎片任人過度剝削。在經濟特區出現了一個任人奴役的新興無産階級，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年輕的農村移民。在這個産業高度集中的地方（又被稱為“世界工廠”），階級斗爭再次以新的形式出現。

由于工人自身的弱點和暴力鎮壓，第一個階段的罷工和抗議活動始終是斷斷續續的，沒有持久的組織實體。而官方工會則公開扮演監督、控制工人的角色。如今雖然成立自由工會的想法尚在，但卻無法付諸現實。少數的積極分子都無一例外地被消失，被關進集中營一類的地方。

在世界各地的中國僑民，特别是在香港的中國人成立了許多非政府組織，其中一些非政府組織填補了國内獨立自由工會的空白，他們發揮了工會的領導作用，支持工人的要求 – 只是他們避免影射任何政治問題。這些流亡的工人異議人士宣傳要滲入到官方工會，在他們看來，這種策略比較簡單而且危險性較小。二十一世紀初，特别是地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和一個與共産黨有關聯的私人資本家階層的誕生使上層官僚出現裂痕。政治分歧和商業競爭需要獨立工會的存在。但體制高層們掌控着唯一的工會，所有自治的要求（即使是很有限的）均被消滅在萌芽狀態。政府不斷發起增加中華全國總工會可信賴度的運動，尤其是農民工眼中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然而，政權的殘酷已

在工人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形象則是家工會，是警察的幫手，其主要作用是强化勞動，破壞罷工。

2010 年經濟特區的大罷工之前，自由工會的想法一直在秘密進行。工業生產逐步從設備簡陋的低技朮、勞動人手密集型過渡到更多依賴機械化的生產基礎，這一過度改變了工人的狀況和要求。新一代的工人（特別是那些女工們），她們有文化并積累了長輩們的經驗。民工們不再認為必須（甚至不希望）回到原籍的村莊，他們有了新的願望和需求，罷工或抗議委員會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這些行動的“領袖”們都以真面目出現。面對這些轉變，官方工會對工人積極性的復蘇卻無動于衷，不是去尋求團結工人而是繼續發揮其傳統的角色：破壞罷工和告密。這種狀況證實了罷工委員會和活動積極分子無法形成永久性組織，自由工會的雛形也無法對抗官方工會。

政府唯一的工會已完全喪失了信譽，因為它實際上是共產主義政權的一個組織機搆，根本無法適應“市場社會主義”。然而，在工人們抗爭的壓力下，一些政府高官們產生了將中華全國總工會分解成各地方工會的想法，他們認為在這些假“獨立”地方工會的鼻子底下能夠更好地控制勞工，平息工人們的憤怒。2011 年 4 月，廣東省當局已表示計划成立一個省工會，並打算首先與私人企業（主要是香港和台灣企業）簽署勞資協議。但這個組織對于地方當局和中央政府來説到底有多少行動的余地還有待觀察，尤其是中央政府會在什么樣的范圍內支持這一計划。

一個真正獨立于政府的工會制度至今尚未能成為現實。事實上，從合理的經濟邏輯上來講，獨立工會在談判中兼有合法對話者的優勢，它不僅可以調節生產關系，在老板們要手段的情況下，避免麻煩（甚至是危險），還可以避免自發的罷工以及工人們的憤怒。但是，由于統治階層本身就無合法性可言，而且民怨不斷，所以工會自治將為各種動搖政權穩定的“顛覆活動”提供了一個組織，對他們極為不利。此外，由“團結工會”這樣的群衆性組織來協調的社會抗爭是有真正危險的，會與體制發生沖突。所以，只是想從“無產階級政黨”（衆所周知，該政黨其實是屬于唯利是圖的老板階層的）獨立出的大衆工人組織的設想，對黨的領導人來説卻似乎是極其駭人聽聞的。那么，共產黨的理論除了無法自圓其説的矛盾外，還有些什么呢？它將在何種合法的門面下繼續其統治呢?

豪華

我們的領導擁有豪華的生活,這是他們應得的，原因有兩個：首先，這是他們為人民的利益殫精竭力所應得的慷慨回報，這本來就是人民應該承擔的，不能怪領導；其次，作為企業的管理者，他們在積累財富的同時，要以西方和日本的同行為榜樣，不能生活在艱難困苦之中。問題顯然出在“共產主義” – 這個稱號是我們黨的宗旨，“社會主義”是我們的方針政策上。誠然，我們的一些領導人也許過快地富裕起來了，也似乎有點奢侈擺闊，甚至讓不想叛亂的公民都感到吃驚，更觸及到那些懷念毛時代穿同樣外套，大家都有飯吃的人。這些新貴們同樣應該有點公民責任感，要將使其快樂的東西隱藏起來，尤其是在貧困時期，將我們這個階層享有的富裕隱藏的越多越好。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明智地將“豪華”這個詞從搜索引擎中刪除。如果普通的凡人無法享有我們的快樂，那我們就要避開羨慕的目光慢慢地享用。

網絡關鍵文字和諧總局

玩火者必自焚
《度申爸爸》（法國的一家報紙，1790-1794 在巴黎出版）

2011 年 1 月，深圳機場公安分局副局長劉勝强嫁女辦豪華婚禮，僅婚宴費用就高達 50 萬元。新郎新娘按習俗（當然要保持傳統了）收取了大量的彩禮和裝滿鈔票的紅包。因社會影響不好，有關部門責令劉勝强做檢查，并對外聲稱去“度假”。

自 2011 年 4 月 15 日，“豪華”這個詞從網絡上消失前已被禁止在廣告上出現。然而市場調查預測，如此“和諧”地發展下去，十年之內，中國將占全球奢侈品（絶大多數是在海外生產的）銷售額的 44%。

奢華與富裕是紅色黑手黨的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份中國雜志近期的調查顯示，妓女的受信賴度列第三位，僅次于農民和宗教屆人士；相反，政府一些精英們的經常性丑聞使他們滑入最不值得信賴一檔。

財富是中國新資本家階層和黨的當權人物密切聯系的紐帶，政府高官們首先暴富了起來。自二十一世紀初以來，中國億萬富翁的人數成倍增長。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0 年，中國 60％的財富集中在占人口總數的 0.03％的人手中。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成為百萬富翁們的聚會。“胡潤百富”網站的調查顯示，中國人大代表中最富有的 70 人每人都擁有巨額財產。為了證實這一點，知情人士最近透露，一家頂級富豪們的私人會所竟在北京故宮內舉辦盛大開幕典禮，夜宴紫禁城。

在一個兩種速度（這里確實可以如是説）的社會里，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鐵路網的建立也遵從着特權邏輯。2008 年從北京到上海的京滬高速鐵路正式開工，被命名為“和諧號”的高速動車組列車，即中國鐵路高速列車，在 2011 年 6 月正式開通運營。

中國的現狀與日本或歐洲當年的情況一樣，高速列車網造成當代社會的空間重組，縮短了資本高度集中地區的距離，放棄農村和人口稀少地區，同時也加快了大部份地區的荒漠化以及大都市的形成。

講求速度是一種時間概念，與眼下的意識形態完全一致：直接、緊迫和短暫正是商品世界和瘋狂生活的正面價值觀。

然而新的高速列車網的安裝也表明了中國社會的一大趨勢。首先，在鐵路線路、車站和列車建設中投入巨額資金會減緩全球危機對中國經濟帶來的影響。這項國家項目的資金來源于中國貿易平衡的盈余，政府通過公共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符合凱恩斯的邏輯。由于中國也成為全球資本一體化的成員，那么運作資本的再分配也就不止局限于中國國内，如高速列車組裝廠里的機床是從德國、法國和瑞士進口的...中國國家經濟重振計划的一部分是從受危機影響的世界各個角落發來的工業訂單。

高速列車網的建設更加顯示了中國存在的極端不平等。這只要看一下票價就一目了然了：高速列車的票價比普通列車高出五倍多。高速火車其實是紅色資本家和急于節省時間的商人們的專用運輸工具，民工、訪民及其他無産者是難以負擔的，他們還要

繼續耐心地擠在年久失修的火車里 – 那種屬于第三世界的中國的舊火車。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們面臨的嚴重撞車事故的几率要小，如 2011 年 7 月發生在温州的鐵路高速列車追尾的重大傷亡事故，據説是因為信號技朮存在缺陷導致事故的發生[1]。

與一些令人掃興的想法相反，以急行軍速度建設的社會主義的涅磐（幸福的最高階段）正在中國大踏步前進 – 雖然天國是為黨的領導人和為其效忠的上層中產階級准備的，但有時他們自己也無法從這超速的馬拉松中安然脱身。

[1] 阻礙詳細調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的暗箱操作激起民衆的抗議，中央政府最后做出決定降低所有高鐵的速度。

黑社會

黨的敵人會毫不猶豫地用這個侮辱人的詞來定性讓我們的干部有利可圖的巧妙的管理方法，有些人甚至膽敢將我們的黨說成是一個巨大的非法賺錢的組織。要盡快禁止，并根據黨的“語言基礎知識”傳統，切記要將那些騷亂團伙統統定性為“流氓”、“黑幫”。

網絡關鍵文字和諧總局

人們懲辦小過失，獎賞大罪犯
馬基雅維利

自 70 年代末鄧小平實施以向市場經濟“開放”為標志的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黨的高官們搖身一變成了高度集中的計划經濟的主管。正是由于這種轉變，使他們進一步擴大了已有的特權范圍，更加無所不能，更加傲慢、腐敗。

如今，老百姓所說的黑社會已成為“共產黨”官員的代名詞，這種意義上的黑社會指的是整個黨和政府系統，共同的利益把他們結合在一起對整個社會實行其獨裁統治。

隨着時間的推移，工商業的蓬勃發展，一些私人資本家當然從黨的統治之下“獲得自由”，但是為了進入領導階層，與黨保持近距離的接觸還是至關重要的。這一僵硬的聯系環節使得中國資產階級無法真正地獨立于共黨政府。事實上在中國即不存在獨立于國家機器的雇主組織也不存在自由工會這樣的工人組織。官僚們的影響和限制可以使市場競爭發生傾斜，在資本家們的沖突中起着巨大的決定性作用。這種狀況使“新”老板滋生了不安全感，他們對黨的忠誠決定了他們的權力和行動自由，任何時候，他們都可能被在任的“保護者”隨意槃問，甚至造成他們的損失。這把達摩克利斯劍掌握着企業發展的生殺大全，使人產生恐懼。盡管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突飛猛進，但事實上，如果沒有與黨的上層的直接紐帶關系 – 特別是家庭親屬關系 – 人們雖然可以成為資本家，但只能靠他們的支持。

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使一些有權勢的資本家與某些省市的高官結成盟友。他們這樣做 – 根本不是什么主義的問題 – 只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充分利用國家機器内部的政治競爭。在抗義示威擴大化的情況下，不難想象，一些資本家會背叛這個聯盟轉而支持政治改革。在井然有條的“民主化”旗幟下，政治改革一方面更有利于市場機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社會穩定。

在社會的底層，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几乎是一種促進和獲取物質產品的手段，尤其是在商業和房地產投機行業。為了富裕起來，官僚黑手黨們充分利用其所掌握的鎮壓權利和合法手段，在必要的時候，倚仗這些強有力的支持，他們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所有非法手段，破壞為“法治國家”的假象所設置的一些保護法規。實際上，人們很容易就能觸到這個“法治國家”的底限：只要一個勇敢的律師堅持法律原則，那么律師本人很有可能被指控為“泄露國家機密”罪或煽動騷亂罪。權貴們有罪不罰已是不成文的規定，而底層官員則無一例外地腐敗、背離百姓的利益。一般來説，成為一名黨員就意味着要聽命于掌握國家財富的黑手黨的號令，滿心希望能獲得一點報酬，一些小小的特權，甚至想通過他們的虔誠和暗中搗鬼向上爬，就像智者唱的那樣：

要想喝上燕窩湯，
先把黨來唱一唱。

勞改

不錯，勞改營確實存在，而且為了教育那些離經叛道的人以及勸阻那些試圖走歧途的人們，勞改營是必須的。此外，勞改營還為我國的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做出了貢獻 – 工作的本質不就是被强迫么？但是，那些誹謗我們的體制的人捏造出來的勞改營的壞名聲影響了我國的形象，有損我國的出口企業。盡管勞改營作為我們制度的支柱應當受到高度贊揚，但最好還是三緘其口，這樣就沒有人對勞改營說三道四了。

網絡關鍵文字和諧總局

你們似乎在說，人民恐懼了。我們靠鎮壓的恐怖來統治；
如果他喊，我們就把他投進監獄；如果他發牢騷，
我們就把他押送去勞改；如果他起訴，我們就把他送上斷頭台！
先生們，相信我吧，你們打錯了算槃。
你們將要遭受的刑罰不是一劑治療反抗的藥物。
鎮壓，遠不是藥劑，也不是權宜之計，只是讓病情更加惡化。
亞曆山大-馬里尤思-雅各布

直到蘇維埃政權的解體，蘇聯勞動改造營總管理局體制才得以徹底根除。顯然，取消中國勞改營系統也要等到中共政權的瓦解。

我們在這里簡要回顧一下什么是集中營系統。中國的古拉格或者稱勞改實際上包括兩個獨立的機構，即*勞改*（“勞動改造”）和*勞教*（“勞動教養”）。首先應該指出，這些叫法正如其它基礎官僚詞匯一樣，是騙人的思想觀念。從本質上來講，勞動本身就是被迫完成的，并因其單調無趣而不受歡迎，勞動既不會“改造”也不會“教育”什么人，而這種强制性勞動就更不會。在這方面，我們注意到，為贖罪、拯救而强迫勞動的思想對所有的權利來講都是一樣的，我們這些猶太和基督教的教區也不例外。

如今，中國有超過 500 萬囚犯被關在勞改營里。據曾被關在勞改營達十九年之久的吳弘達先生說，自 1949 年以來，5000 多萬中國人曾被關進勞改營，2000 多萬人死在了那里...關在勞改營里的犯人都是被判長期監禁的（超過三年）。犯人在農村、礦山或工廠的勞改營里服刑，在外界看來這都是些“正常”的工廠。然而這些地方都是由

人們非常了解的暴力警察把守。囚犯們住在擁擠、雜亂不堪的地方，吃的東西豬狗不如，生病難以得到治療。介於監獄機關隸屬於司法系統，必須保障遵守一些法律規定，囚犯因此才有或多或少生存的機會。

勞動教養是警方直接采取的一個行政處罰性措施，無須訴訟程序。在等待預計出現在猴年馬月的"大和諧"時，共產黨無限期地推遲其廢除勞教的許諾，勞教所里的 30 萬勞教人員任人奴役。正常來講，勞教期最長三年。警察從不顧任何人的死活，勞教人員受看守們的任意虐待，監禁的條件甚至比勞改營更加殘酷。如果沒有家人長期不斷的援助，在三年勞教結束前，他們很可能會被餓死、凍死或病死。許多作家[1]都曾描述過勞教人員被長期囚禁在勞改營里的可怕情景。

隨着經濟的快速發展，這兩個陳腐的、有辱人格的監獄機構應該早已被掌握中國政權的"現代化帶頭人"廢除了。但是，中共這個唯一的黨允許引入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是市場經濟并沒有對其政權造成威脅，甚至可以說，正是因為市場經濟使民衆的生存和消費狀況（包括"文化"）略有好轉，官僚階層才得以繼續執政。這種現象也顯示了資本主義極大的靈活性，只要有利潤的保證，資本主義可以適應所有的政治體制，從最自由到最專制的體制。

中國雖然開放了市場，但卻沒有實施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其基本的社會制度（如單一工會，特別是勞改營的存在）仍未改變：一貫地依靠警察（在嚴重的情況下甚至動用軍隊），處處審查，來自另一個時代的口號隨處可見，這一切都是這個政權賴以生存的基礎。這里首先是一個警察國家，警察將掌管的一切待價而沽。2011 年，國內治安預算增長了 13.8%，這項巨額開支首次超過了國防預算，而中國共產黨用一慣轉移內部矛盾的做法，宣揚民族主義，不斷增加國防預算，力爭全球軍事强國的地位。

多年來，勞改營除了鎮壓功能外，還提供了免費勞動力，囚犯們從事着各類苦差事。如今，這些臟活累活都是民工在做 – 那些"自願"離開農村來到"世界工廠"、礦山和大型工地被剝削的農民工。正如我們所知，經濟特區宿舍的條件與勞改營相差無几：

---

[1] 主要有包若望（Prisonnier de Mao（*毛的囚徒*），Gallimard, 1974）；吳弘達（Le Goulag chinois（*中國的古拉格*），Dagorno, 1966；*凄風血雨*, Bleu de Chine, 1994）；Lao Sanching （*Dix ans dans les camps chinois (中國勞改營里的十年)*, L'esprit frappeur, 2001）。

可憐的工資，無限期的加班，無償勞動，遭受侮辱、蔑視、監禁，受保安人員嚴厲監視[1] – 好像工廠的一切都是按照集中營的模式建造的。

雖然近年來民工開始反抗，有時也取得了漲工資的勝利，但他們的工作條件卻依然十分惡劣。人們可能會認為民工的存在將使苦役犯們不再有利可圖了，但切不可忘記，監獄的經濟功能已成為次要的了，其主要功能是在示威者的頭上籠罩一層可怕的威脅。警方（除了其一貫的殘酷）以及整個國家需要借此工具來維持良好的秩序。正如潘時年在接受本書作者采訪[2]時說：勞改營的主要職能是“維持恐怖”。

不應該期望在沒有推翻現存體制時就能看到勞改營的消失 – 當持續的騷亂不斷擴大，共產黨的“天命”被剝奪，這個國家的 1100 處集中營（在那裡聽到的都是：“趴下，閉嘴”這樣的禁令）將被夷為平地。

---

[1] 见潘毅，黎婉微，*失語者的呼聲-中國打工妹口述*，三聯書店，北京 2006； Pun Ngai, *Avis au consommateur*, L'insomniaque, 2011。

[2] Charles Reeve et his Hsuan-wou, China Blues, voyages au pays de l'harmonie précaire，（憂鬱的*中國，不穩定的和諧社會游*），Verticales, 2008, 84-96 頁。

毛澤東

在互聯網上刪除偉大領袖毛澤東的名字仿佛有些大不敬，是毛主席推翻了封建統治，把中國從洋人的統治下解放了出來，建立了一直領導中國社會的中國共産黨。我們的同志，甚至一些政府領導人以毛澤東思想為依據尋求重現黨的合法地位，以此使人相信在黨内（雖然沒有其它黨派）存在着不同派别的辯論。然而，正如聖人所言："借鬼魂之口説他們喜歡聽的話。"搗亂滋事分子也可能不加思索地利用偉大舵手的名聲玩懷舊，一些勞動群衆開始懷念過去絶對平均化的苦日子。如果對毛澤東的懷念和崇拜卻反過來攻擊他自己奠定了基礎的現有體制，那么我們就要毫不猶豫地在互聯網、歷史書以及宣傳手冊上刪除他的名字。這樣做是一石二鳥，我們還可以防止另一些更危險的搗亂分子，他們打着批評毛澤東極權的幌子，實際上是在批評當局，批評毛長期領導的黨的永久權益。

網絡關鍵文字和諧總局

還有比行將滅亡的君主的哀嚎
更加悦耳的么？
是的！比愛情的快樂更美妙
更寶貴的享受
就是痛飲獨裁者的顫抖！
珀西-比西-雪萊

如今，在一些反政府的文字或街頭巷尾人們的話題中，"暴君"這個詞已經開始與毛澤東的名字聯系在一起了，這是極具象征意義的，語言方面的突然轉變表明了對中國體制（自成立以來）的看法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直至現在，毛澤東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還是正面的：毛的肖像懸掛在簡陋民宅斑駁陸離的牆上；毛的半身石膏像端坐在餐館和商店里；毛的照片成了出租車和人力車的護身符。人們會很自然地說："毛澤東年代，人人平等，有社會保護。現在我們有什么！"毛澤東來成了從未存在過的平均主義、從未出現過的法制社會的神話。毛時代的不平等實則是被整體貧窮的平均主義所掩蓋，而中國社會從毛時代的不平等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平等的過程中確立了毛的神話地位。毛澤東是被剝削者要

求解放的願望。然而這個人民再生父母的形象離真實毛澤東的差距實在是太遠了：毛是殘酷的政治家、局勢操縱者，更是犬儒主義者、嗜血者，二十世紀人類數次大屠殺的罪魁禍首。

不能忽視的是，毛澤東這個“人民的皇帝”的形象卻被官方刻意塑造成了另一個形象：毛領導中國邁入現代化世界，是指導經濟發展的偉人 – 以恐怖的人類災難為代價。毛澤東確立了“共產”黨的權利，為我們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這個偉大的“理論家”虛偽的“思想”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而且一學就通。

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毛作為平等化身的神話地位在社會矛盾面前出現了裂痕。共產黨往昔統治的暴行漸漸使目前的狀況明朗起來，即原始資本主義的殘酷與共黨持久暴政相結合。中國人開始准確地將毛澤東與這個體制專制、官僚、警察的本性聯系在一起，而體制的這個本性可以上溯到它的起源，上個世紀被掩蓋的許多曆史真相也正在浮出水面。所以要想忽略這個真命天子的暴君、獨裁者的角色是不可能的，而這個人一直被認為是圍棋愛好者，充滿智慧和洞察力，一致贊揚他統一了中國，在軍閥混戰和受外國列强掠奪的中國，實行了雖然是低水平、嚴酷的但確是必要的平均主義。

在官員們心中，毛的形象也搖搖欲墜。越來越多毛的官方肖像與他的宿敵鄧小平（鄧是橋牌冠軍，經濟奇跡之父，天安門屠夫）的肖像放在一起，更值得一提的是几千年前孔子的形象，其順從的思想已經被主導思想的理論家妥善地更新。

對此，黨内少數人打着毛的旗幟，以無產階級獨裁者（虛幻的）的名義將希望寄托在理論的純潔上 – 當然這都過時了，但按照字面意思解釋卻不會使由官僚變成的老板和唯利是圖的商人陷入尷尬的境地。為了他們的利益，利用社會不平等的加劇造成的民衆不滿情緒，這些后毛時代的一些人最終聯合起來形成了新的組織，如“毛主義共產黨。”

鑒于目前局勢的暴力傾向，消除財產差別和階級差別的共產主義思想根本無法擺脱共產主義這個詞與現實中黨的唯利是圖和黑手黨之間的密切聯繫。在體制的最初几年，

共產主義思想向人們的意識中模稜兩可地灌輸着輝煌時代（毛澤東掌舵，東方一片紅）的“真正社會主義”。這一建立在官方標語式謊言基礎上的神話搆想，掩蓋了毛時代血腥殘酷的事實。教條的鸚鵡學舌給人們强加上毛統治時代社會是公平的概念，而實際上卻是嚴重的物資短缺，是高官們秘密享有的特權：幕后的豪華轎車和高牆后面宮殿式住所。

在黨的高層內訌不斷的情況下，面對經濟及社會困境，祈求開國元勛的保佑反應了黨內可能存的觀點分歧：或是向“左”轉提倡資源再分配，或是加强鎮壓力度，以平息社會不滿。要求向民主過渡的民主異議人士則呼吁政治改革，并聲稱向代議制民主的過渡是阻止獨裁專政公開回潮的大壩，而毛澤東正是獨裁的偉大建筑師，也成了獨裁的標志。百姓們對真命天子和英雄崇拜感到厭倦，他們的想法正如詩人北島在描寫“文化革命[1]”時期的詩句：“我并不是英雄，在沒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個人。”

[1] 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操縱人民群衆的政治運動，其瘋狂破壞文化的目的是要將舊中國的富人融入全社會的平均主義。見奚玄武等，*Revo.Cul.dans la Chine Pop（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大革命）*，1974，10-18 頁；Simon Ley, *Les Habits neufs du president Mao（毛主席的新衣）*，Champ Libre, 1971。

民工

廉價的農民工為我國的工業生產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奇跡。自從有了這個使我國繁榮富强的明智的人力資源管理，我國的體制也有了長足發展并將代代相傳，黨的干部都受益非淺，這是對他們的智慧和忠誠的公平補償。但是，刪除這個詞還是很恰當的，因為農民工就像勞改營里的囚犯，這些好心腸的人很快就會因為他們艱難的生活狀況而發生動搖。西方人因為無法像我們一樣有效地剝削他們嬌生慣養又叛逆的子民而嫉妒，所以在談及移民就業時經常提出“工業革命的恐怖”，他們忘記了自己是如何不公平地對待他們自己的進口勞動移民的。讓那些吃飽了撐的人道主義者們去虛偽地超凡入聖吧，減少消費者的顧忌，對那些粗人的命運三緘其口，他們命中注定要受奴役，就像砧板上的豬肉。

網絡關鍵文字和諧總局

我來了，一個安靜的工人
帶着我全部的財富一雙手
去見大城市的老板
我把我自己變成了煽動鬧事者[1]
保爾-魏爾倫

民工是農民工的縮寫，書面語應該是：“外來務工人員”，指的是 1980 年初以來離開中國農村被“世界工廠”雇用的那部份人。中國目前大約有 2 億民工在經濟特區的各個私營企業及各市中心的大型建筑工地上打工。在各大城市，民工都從事着低級的體力勞動，薪水較低的餐飲服務等工作。在企業工作的大部份民工受到老板（中國人或外國人）的殘酷剝削，這類企業正逐步取代中國的國企驅動着經濟的巨輪。民工們住在工廠狹窄的宿舍里，門口有門衛把守，宿舍的房間極其簡陋。他們勞動强度高，加班多，其可憐的工資還經常被拖欠。這樣的生活狀況正是資本主義世界兩個世紀前農民涌向城市的真實寫照。

然而，中國民工還受一種額外的束縛和屈辱 – 戶口。中國從“共產主義”過渡到

[1] 節選自保爾-魏爾倫《明智》詩集。原詩是“我來了，一個安靜的孤兒，帶着我的全部財富安分的雙眼，去見大城市裡的人，他們覺得我不夠機靈。”

“市場社會主義”，卻仍然沒有擺脱從農奴制時代傳承下來的體系，即將人們强行留在他們的出生地。對官僚們而言，一個持有農村戶口（居留證）的中國人，一輩子都是“農民”。這意味着這些數以億計到城里打工的農民在他們自己的國家都是沒有證件的移民，如同在這之前曾有數以百萬計的移民到資本主義的中心受剝削。這些城市的農民工只有城市的暫住證，警方可以隨時以任何借口將他們遣返回原籍。他們不享受城鎮居民的社會福利，子女無法到城市居民的學校就學，只有少數移民通過結婚或其它手段拿到了城市的永久戶口。

官僚政府經常提及要廢除這個不公道的制度，但卻從來都不願冒險，因為戶口制度對政府來説還是很有用的，政府可以借此恐嚇這部份為經濟“奇跡”貢獻最多的人們。在 2008 年北京奧運會期間，警方便輕而一舉地以戶口為借口”清洗“了城市内所有來自農村的貧民窟。三年后，為了 2011 年夏天的深圳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深圳當局再次以民工身份説事，借口城市的秩序受到威脅，驅逐了八萬名不受歡迎的民工。 戶口制度也成了控制一些容易滋事行業及叛逆工人階層不可缺少的工具。

正如一些對現有制度的批評指出，為使中國成為一個經濟强國犧牲了整整一代作為民工的農民。農民工的第二代則明顯不那么順從，2011 年 5 月潮州以及 2011 年 6 月增城（廣東的工業心臟）所發生的四川工人騷亂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如今，不厭其煩地重復“和諧”，恰恰是因為沒有和諧。農民工由于家庭關系和戶口的限制始終保持着與農村千絲萬縷的聯系，所有的矛盾都集中體現在他們身上，使他們受盡了資本主義强加給他們的現代剝削。政府完全有理由擔心他們會在某一天意識到他們的處境，從而迸發出一種震撼人心的無産階級的力量。在他們中間，受雇的婦女們已沖破僵化落后的父權制的束縛，顯示出其獨立精神和洞察力，在必要的時候也會迸發出很强的戰斗力。

中國農民工在仍然以出口為基礎的工業結構中成為全球經濟的核心。農民工日益加劇的反抗不僅嚴重威脅到他們的老板在中國血汗工廠里搾取的一筆相當可觀的剩余價值，同時也威脅到進口中國產品的西方諸國獲得超額利潤。如果農民工們無所顧忌地將他們的命運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么全球利潤率將會遭受影響；如果他們起來反抗，對全球貿易體系造成的后果將是空前的。長期受鄙視、受虐待和剝削，中國

民工不僅已不再懼怕他們的老板和中國政府，他們也不再懼怕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所有管理人員 – 這些成癖的玩家都意識到（但已經有點晚了），他們過多地將產業遷移到廉價勞動力地區，正如他們不久前過多玩弄金融把戲一樣。正是這種前所未有的經濟“交流”的相互依賴，使得兩億貧窮的農民工陷入空前的商業戰爭。

民主

指責我們“民主赤字”的西方國家領導人真是站着説話不腰疼，膽子真大，臉皮真厚！如果我們的精英們（無論他們多么卑鄙，工作多麼無效）都能像他們一樣通過投票當選，那我們也可以考慮采取多元選舉制度，如同日本的精英們在 1945 年戰敗后被迫采取的選舉制度一樣。中國惟一的政黨或者演變成占優勢的大黨，形式上存在另一個無關痛癢的反對黨；或者分裂成默契的兩個黨，一個或多或少是進步黨派，另一個則保守一些，正如大多數西方國家那樣。如今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小，歐洲國家左派黨和右派黨之間的差別也在縮小，甚至可以相互替換，這就像我們黨内存在的各種派別，來自社會各階層的上百萬黨員們的利益必然也是互相矛盾的。

此外，大多數中國人因為貧困而變得尖酸粗魯，怎么能讓他們在議會民主（像在民主國家一樣）的錯覺中選擇他們自己的主人？總之，要等到我們的同胞也像瑞典人或加州人那么有錢的時候，我們再來討論民主這個問題吧。在這段時間里，我們還是要毫不隱瞞地確保我們的專制方法，吹噓專制的優點，尤其是經濟效能。介于我們已經選擇公開壓制言論自由，所以要毫不猶豫地禁止任何民主的出處！

網絡關鍵文字和諧總局

獨裁就是“閉上你的嘴巴”，民主就是“你説你的，我干我的”。
法國民間笑話

中國如同所有人們强烈要求打破專制枷鎖的其他國家一樣，民主和“制度民主化”的想法尤其讓當局憂心忡忡。

自 1989 年天安門大屠殺以來，持不同政見者不斷大聲呼吁：要求在中國實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1]。在缺乏民主傳統的中國，即使這種要求的確切内容因制定人的社會背景不同而有些差別，但他們都無一例外地提出議會代表制，即政黨的日常運行應該代表社會各方的利益。

[1] 我們所説的民主不是與資本主義任何形式都不相容的直接民主而是代表制民主。

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很穩定，但中國共產黨内部卻受改革時代要求轉變的誘惑。雖然有組織的社團、派別仍被禁止，但當局（至少是最高決策機構）卻默許了輿論傾向的存在，然而極權體制的本質和運作并沒有根本的改變。

如今，政權“民主化”的理念贏得了社會各階層的認可，遠遠超出了那些著名的和被追捕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小范圍，因為持不同政見者敞開説出或寫下了大多數人（包括黨内人士）私下的民主想法 – 現在被關押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稱暗中有民主想法的人為“地下民主活動家”。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見者都認為：不應該采取暴力革命途徑的“民主化”，而應該通過漫長的漸進與和平的方式 – 即某種非破壞性的顛覆。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設想是與中國社會近代史互相矛盾的。致力于議會民主的西方漢學家和商人很早就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將有利于議會民主在中國以西方模式出現。然而，經濟的發展并沒有帶來機構的改革。相反，中國政府的經濟實力越是强大，他們在民主意識方面“改革”的嘗試就越少。極其專治的鄧小平所强調的必要的政治“改革”只是通過簡單的行政安排使其更好地適應極權制度的運行，更好地管理經濟！更有甚者，黨内最近出現一個新的思想爭論認為，經濟上的成就即為獨裁體制成功的佐證。正如之前在民主與法西斯的對壘中，這類成功非常有吸引，甚至被用來玷污西方資本家以及他們的思想體系。他們現在開始羡慕中國獨裁的效率，中國的獨裁能夠提供一個堅實穩定的社會環境，保證獲取較高的利潤。一些人（更加人道主義的）還是擔心，中國的實例證明了資本主義并非注定帶來議會民主 – 那種每四年或五年選舉産生新政黨的議會民主...

與和平“民主化”計划針鋒相對的事實就發生在我們眼前，發生在中國人的眼前，即剛剛在突尼斯和埃及發生的一切：群衆上街游行、罷工最終結束了那個收買人心的專制統治，那個牢固掌握政權并受雇佣軍保護的體制。

對中國被剝削階層的民衆而言，“民主”這個詞凝聚着對一個美好社會的願望：沒有腐敗、沒有徇私枉法、沒有黑社會、沒有傲慢、沒有對窮苦人的歧視、沒有獨裁、

沒有鎮壓等等。他們沒有任何理由相信，制度的轉變將會是漸進的、温和的。通過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直觀地認為已變成黑手黨的共產黨只會為繼續執政而轉變，只有暴力才能驅逐共產黨。對他們來說，民主可能也意味着多黨制和自由選舉，但民主這個詞主要是社會平等和正義的代名詞。

在專政體制下，對民主的需求是最起碼的要求。民主所表達的是對無法忍受的政府當局的擯棄，是對極權主義的否定。中國人因不能從內部了解民主的實質，所以他們忽略了民主不能滿足他們要解放的期望。當然在民主制度下，使人感到壓抑的恐懼和恐怖相對較少，但是，民主制度也會產生特權、腐敗、不平等和社會的不公正，用金錢和消費的快樂來衡量一切事物，社會關系遭到破壞，崇尚個人主義使人們為毫無價值、沒有目的的生活所折磨。在埃及和突尼斯，我們已經看到，當被剝削階級意識到他們渴望的自由和幸福不會通過反極權主義改良派敬仰的民主來實現時，他們首先起來將神話變成了現實。

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相信形式上的平等是持不同政見者十分天真的想法，只有法律上的平等才能最終確保社會平等。然而，西方國家的貧民都知道這其實也只是為了掩蓋與資本主義制度不可分的社會的不平等。一旦民工、訪民、工廠工人或雇員開始通過他們自己的行動，共同捍衛他們的尊嚴和生存，他們意識到絶不能停留在政治改革階段。對于他們來講，獲得形式上的平等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變化，但并不意味着特權的結束，更不意味改變他們的命運。他們對“共産主義”黑手黨的仇恨中孕育着强硬，顯現出與持不同政見者們提出的謹慎和温和的差別，出現一個新社會的可能性就在這種差別之中。民主異議人士對于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憤怒所表現出的擔憂和謹慎與黨的領袖們的懼怕沒有太大的區別，他們不知疲倦地重申着中國人在民主方面尚未成熟。

無論是否要運用孟德斯鳩或杰斐遜的准則，中國人無論從哪方面來講都應該思考一下奚玄武在天安門慘案的第二天“致一位民運人士的信[1]”。信中說：

“你和城市的中間階層所要求的民主[...]是十分不真實的，虛幻的幸福（我們知道一些）也是不可能的幸福（西方尚未准備停止對你們的掠奪）。你必須承認，這只是

[1] 见奚玄武，*Bureaucratie, bagnes et business*（*官僚，勞改和生意*），L'Insomniaque, 1997, 115 頁。

一場大夢，是全球媒體一致推出的一場大夢。[...]電視上顯現給人們的美好的民主畫面，再加上無可非議的選舉，優秀的領導人，令人滿意的工資、消費、娛樂，這一切并不比你的政府承諾了四十年的“共產主義的幸福”更現實。請問你們也要受騙上當，加入到吞食影像的大軍中來么?

“[...]最后，我想告诉你的是，对民主的需求只会增加混乱。西方民主国家出于一己私利，假装认同遥远地区的骚乱暴动，正如目前你们正在经历的一样。他們这样做是为了让人更加认可他们的国家是可取的。事实上，在缅甸、菲律宾、中国，人类都准备为这个空想献出生命，他们认为民主是唯一可能的财富，民主是他们最终寻到的最理想的体制，民主是永恒的。自从取得了對納粹的勝利，“曆史的終結”這一說法所表達的是實際上存在的極權主義之最。”

上訪

這個詞指的是那些貧窮不幸的人們沒有任何其它門路，只能向當局投訴他們的冤情。只要他們默默地進行投訴，他們的做法也不會產生什么麻煩，他們不和諧的聲音也不會攪擾總的和諧局面。可是現在他們高聲吶喊，圍攻我們的行政機關，互聯網甚至面臨着被變成巨形信訪辦公室！只有對我們的領導人的見識和氣度公正合理的贊美才值得公開。因此，要從刪除這個不體面的詞開始，罩住所有這些投訴。

網絡關鍵文字和諧總局

我是來發泄怨氣的，而現在她倒跟我嘔起氣來了。
莫里哀，《憤世嫉俗》，第四幕，第三場

滿清帝國的時候，中央政府設立了一個機搆，只要一個人認為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他就可以去那里申訴。毛澤東在 1949 年掌權后，將這一傳統延續了下來，在北京成立了信訪辦公室，任何人都可以通過信件或親自去上訪為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上訴。這種古老機搆的延續使當局自我感覺良好，并自我吹噓說是在聽取平民百姓的聲音。此外，信訪辦還為受害者提供了一個有充分理由發泄的空間。

1980 年初推行的“改革開放”與鼓勵致富是密不可分的，紅色資產階級瞬間產生了對利潤無止境的渴望，最極端的勾當都無法讓他們止渴。腐敗、拆遷、摧毀房屋、强占耕地等事件層出不窮，受掠奪的人數迅速而持續地增長。訪民開始大量涌進北京，信訪辦公室很快不堪重負，無法迅速答復這些不幸的人們。信訪辦位于首都的南部，靠近北京南站。圍繞鐵路的周邊地區很快變成了一個巨大的野營地，擠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抗議訪民。在這個巨大的貧民窟里，訪民們生活只能靠手頭現有的簡陋條件來湊和，有些木屋充當商店，另一些用來住宿。非政府組織向擁擠在那里缺衣少食的訪民提供援助，向他們提供口糧。有些訪民在那里住了几個月甚至數年之久，就是希望有一天他們的冤情能得以昭雪[1]。

[1] 見趙亮花了十年多的時間拍攝的記錄片《*上訪*》，法國國家影音研究所 2010 年推出法文版

北京奧運會之前的“清理”整頓摧毀了這座貧民窟，上訪者都被驅逐到城市的各個角落，他們的處境更加岌岌可危。

上訪人在北京提出申訴會給其所來自省份的官員的形象抹黑。如果某些官員的轄區訪民較多的話，那么這些官員的仕途可能會受到影響。所以地方政府利用暴徒在訪民投訴之前就將其抓獲并强行遣返回原籍。這些在警察縱容的目光下以殘暴著稱的暴徒們從未受到懲罰，訪民們像逃避瘟疫一樣懼怕他們。

信訪辦顯然是整個國家的形象，腐敗和紅色新貴貪婪的受害者齊聚在那里，等待正義得到伸張，如民工，他們擠在他們的宿舍里，不滿的情緒日積月累，他們等得不耐煩了，正如那些年輕人在等待幸福的生活和言論自由，他們越來越沒有耐心...到底要等到什么時候呢?

太平

正如永垂不朽的斯大林同志所了解的那樣，對過去的研究必須清除更多（較之于所有其它知識領域）可能煽動叛亂的思想。曆史上的某些時期就存在那些令人不快的實例，所以最好要刪除那些可能煽動時事的事例，重寫這段曆史。中國的曆史學家不是唯一這樣做的，但正是黨的先見之明，使他們可以完全有這樣做的自由，并毫不猶豫地為建造和諧的商業社會主義添磚加瓦。多年以來，雖然太平天國運動一直被説成是我們原始共產主義的先驅，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則應將太平天國視為加速舊體制滅亡并制造了極大混亂的一群狂熱的烏合之衆。這很快就會通過我們對互聯網的控制完成，不難想像，如果毛澤東有了互聯網，那它會發揮多大的作用！如果新的太平天國從曆史的地平線上浮出，他們將無法借鑒前人的功勛。刪去太平天國這個詞！

網絡關鍵文字和諧總局

太平天國起義一直是曆史上最為激動人心的一場悲劇。
太平天國可能是世界曆史上規模最大的;
那場可怕的大屠殺的造成的死亡人數相當于同時期法國人口的總數。
太平天國建立了如同中古時代的徹底的共產主義,
對不可觸犯的孔夫子的社會秩序進行了批判。
雅克-邵可侶[1]

1851 年，在中國的廣西農村爆發了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洪秀全是一個有宗教幻象進而信奉基督教的新教徒。背井離鄉、走投無路的貧苦農民揭竿而起，這場反地主和官僚（孔子准則的虔誠信徒們）的運動，最終威脅到滿人的政權統治。

在閃電般地成功征服了中國的南半部后，起義軍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之后，太平軍在抵抗滿清王朝的戰斗中逐漸耗盡了所有的力量，最終被清王朝消滅。太平軍啓用從他們反對的傳統那里借來的禮儀習俗，仿照其敵人建立了新的統治階級，新的官僚階層，這大大削弱了他們的力量。他們狂妄自大地笨拙效仿，建立一種戰爭類的共產主義的妄想對他們來説是致命的，滿清王朝與西方列强相互勾結，最終使太平軍節節敗退，1864 年南京的陷落為這段冒險划上了句號。

[1] Jacques RECLUS, *La Révoltedes Taiping*, L'insomniaque, 2008.

我們知道，新的紅色官僚們從不吝嗇對儒家的善行歌功頌德，因為儒家學說正是要屈從社會的不平等。所以，太平天國從官方現在的宣傳中消失而且几乎被丟到了曆史的垃圾堆里也就不足為奇了。在學校曆史教科書和曆史類通俗讀物中，對太平天國只有少數几行簡短的注釋，其中具體强調了太平天國是反滿運動，靠外國勢力的支持，在軍事上被擊敗。南京太平天國博物館的現代解說詞則非常及時地回顧了成為敵人目標的漢民族的强盛。不過，如果認為這一血腥事件的社會效應已經完全被秘密地轉彎抹角地從集體記憶中抹掉的話，那是錯誤的。老鼹鼠在地下打洞有可能會在某一天讓這段起義的記憶重新浮現出來，在未來的抗議活動中對抗權貴。太平天國雖是反滿運動，但它首先是普通民衆對社會不公正和不平等發起的民變。在最后蛻化變質之前，太平天國運動確實已經開始實施均田制吸引了廣大的農民。同樣，太平天國運動建立了原始的階級和性別之間的平均主義，取消了土地所有權，所有這些在今天看來都是一種理想主義，與理性的市場要求的玩世不恭的實用主義不相容。太平天國承諾的“大平等”如今變得更加現實。

未來

誤用“未來“這個詞可能會鼓勵中國公民去夢想，使他們被烏托邦危險的幻想所誘惑，從而偏離了黨所倡導的正確軌道。如果發生嚴重騷亂，應該迅速采取行動，禁止討論美好的未來。毫無疑問，反動分子或國外敵對勢力試圖利用群衆對美好未來的企盼（并非我們所希望的）來誘惑容易輕信的民衆。雖然我們的黨過去一直運用末世論的虛偽許諾，但我們現在必須認識到，這種做法几乎使我們的黨失去了對困惑群衆的控制：我們不能再犯此類錯誤了！

網絡關鍵文字和諧總局

我們的過去是昏暗的，
我們的現在難以生活下去，
值得慶幸的是我們沒有未來。
朋克格言

在向世界市場“開放”前的三十年里，中國共產黨行使其極權操縱着兩個相輔相成的工具：警察和思想。警察是一種潛在的威脅-只有在犯法的情況下才能感受到他們的分量；而思想方面則是由有關負責人源源不斷地向驚恐的市民灌輸謊言，施加壓力。這種宣傳的方向之一曾是工作、順從、一窮二白（“社會主義”）是未來社會（“共產主義”）幸福的條件，這正是這種觀點所預言的“美好未來”。

然而，明日復明日，美好的未來從未出現過。直到有一天，官僚們意識到他們生存的唯一方式是放棄國家資本主義悲慘的戒規，采納市場社會主義的規則，當時的口號變成了“先富起來！”過去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一直被説成是商品生產大幅增加（一小湯匙供應國內市場，一大飯勺供應國際市場），但商品消費的增幅卻很小。表面上，中國發生了很大變化，現在每個人都可以按其所好打扮自己或聽他們想聽的歌曲；在城市里，人們可以自由選擇性伴侶，可以通過電話或互聯網溝通（然而卻是受監督的）；雖然許多書籍和電影遭到審查（尤其是涉及政治或道德問題），但還是有大量的書籍和戲劇可供選擇。

雖然有了這些進步，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卻認為，如果對他們來說存在未來的話，但他們的未來也不在中國境內。換句話説，如果未來是資本主義，那最好還是選擇原版的，而不是拷貝的，所以每年都有各種社會背景的男男女女們將成百上千萬元交給“蛇頭”（黑手黨），通過拐彎抹角的途徑來到給予他們美好生活希望的遙遠國度，有些人甚至為此負債累累。領導階層雖然很富裕，但他們也付出高昂代價送孩子出國留學。西方大學里隨處可見遠離祖國來留學的中國學生。几十萬有機會出國留學的學生中（無論是否取得文憑），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決定回國。有些人則隱瞞了他們的外國護照，某天如果一旦需要，他們就能逃之夭夭。

那些必須留在中國國内的人的未來又是什么樣的呢？除了僅有的一點利益，再加上模仿西方國家（極為遜色的模仿！）的消費社會的海市蜃樓，大多數中國人還將繼續他們現有的生活：微薄的工資、使人疲憊不堪的工作、無限延長的工作時間；狹窄的住房、擁擠的交通；他們所在城市的污染水平已創世界紀錄，而且還會越來越差...中國無産階級面臨的不幸有一長串，直到下一個災難（“自然”與否）肆虐全國[1]。

總之，與西方國家相比，未來在中國更是富人們為自己准備的一個特權，盡管他們無法掌握未來的所有因素。

[1] 在可能出现的災難中，人們可以想象一場地震造成的毀滅性的惡果：草率建築的坍塌，著名的三峽大壩（不顧大多數專家的意見，在危險地段强行上馬的工程，問題層出不窮）的斷裂，核反應堆（像福島那麼安全的）的爆炸以及最近在大連海岸出现的浮油，這一切將會使人類最大的災難雪上加霜：人口災難。

畏懼

無論承認與否，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或多或少地認可：畏懼是一項中心工作原則，尤其是像我們這樣的政府，百姓的順從要比他們贊同這個體制更重要。當被統治階層的絶望迫使他們害怕自己畏懼他們的主人 － 也就是說他們什么都不怕的時候，統治就會頃刻間垮台。面對那種重新獲得勇氣而進行的抗議，正如通常所見，當局的勢力可能會感到恐懼，恐怖的邏輯可能會逆轉，直至動搖我們的精鋭部隊的忠誠度。最好忽略這種如此復雜多變、如此關鍵的叫人擔驚受怕的感覺的存在，作為預防措施，只要有抗議的可能，就要禁止使用這個詞。

網絡關鍵文字和諧總局

凡是在地上爬行的東西，都被神的鞭子趕到牧場上去。
赫拉克利特

從毛澤東政權在中國建立的那一刻起，恐懼就是新的統治階級行使權力的主要原動力之一。共産黨對社會實施嚴格的控制，警察 － 特別是秘密警察 － 民兵、居委會，甚至每一個中國人都成了原告進行檢舉，檢舉鄰里、同事，甚至家庭成員，建立起作為其統治手段的恐懼。

從今以后，借助于控制社會的尖端技朮手段，每個公民生活的任何細節都要受到當局的監控。一個人被懷疑偏離黨的路線（哪怕只是絲毫的偏離），那么他存在的方方面面就會受到共和國衛士們的威脅。他不僅要面對憤怒的警察有可能將其關進“勞動教養”所或是司法部門將其監禁在“勞改”營的危險，而且還要面臨永久地失去工作、喪失住房、社會保險等等危險。此外，他被社會拋棄后，他的家庭還會受到自動牽連，受到與之相同的屈辱。當人們了解到極權體制是如何威脅着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極權體制概念的含義也就充分地暴露無疑了。自 1949 年以來，正是這種無處不在的恐懼統治使中國人感到不安。

隨着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政策，該體制在形式上確實已明顯放松管制。不久前

還受查禁的電影、書籍和雜志現在都隨意出售；一些在以前完全可以將人關進勞改營的話題，如今也是容許的；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打扮自己，有婚外性行為，可以離開自己的家鄉到城里工作，可以在家里接待外國人，可以在中國甚至出國旅游...很多在那個年代以狹隘的清教主義的名義殘酷鎮壓的行為（而在西方國家卻是很尋常的），現在也都或多或少地被允許了。但是，我們不要被這種表面的自由化所欺騙，行使禁令的控制機器仍然存在。即使當局并不一定利用從每一個公民那里收集到的信息，但還是一如既往地行使對一切的密切監督。有些書可以自由出版，但所有的出版物都是要經過檢查的，所有那些使當局感受到威脅的書都是禁止發行的；人們可以旅游，但隨時可能需要證明旅游所到之處；人們可以在家里接待外國人，但鄰居可能會負責將其行動定期匯報；我們可以談很多東西，但政府的大耳朵總是聽，任何情況下，所有對體制批評的言論或意見只能限制在私人范圍内，也就是說，散布這些言論的人不能有與他人更加具體地分享其想法的荒唐的念頭。

這種變化莫測，含糊不清的狀況使人產生了一種新的憂慮，一種新的恐懼。因為大家都知道存在着一個不成文的無法跨越的界限 – 每個人都知道它依然非常有限的，沒有任何靈活性。為了避免麻煩，我們必須知道這條紅線，而且要避免跨越這條紅線。這就導致人們從内心進行自我鎮壓，自己成為自己的警察，注意自己的言談，達到了層次更高、更深、更精的恫嚇。

因為政府一旦感受到直接的威脅，就要展開審查、逮捕、監禁。除了傳統的或現代的監測手段，當局吸取了將鎮壓天安門事件交給軍隊的教訓，從現在起，當局要依靠大量裝備精良的防暴部隊，因為他們更可靠，更適合執行維持秩序這種微妙的任務 – 法國是出口這種本事的大國[1]。

在中國，恐懼雖然不像過去那樣猖狂，但卻依然主宰着社會秩序。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領導階層的富豪們外逃之事[2]顯示出政府高官們的畏懼也在增加。在過去的十几年里，“群體性事件”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對當局來講，這類事件最終

[1] 2008 年春天，法國的一个軍警代表團訪問中國並培訓中國警察...幾個星期后出現了對西藏的血腥鎮壓。

[2] 根據 2011 年中國中央銀行的一份機密報告，中國有 1 萬 8 千暴發戶得以攜帶 850 億歐元逃往美國。中國有 2 萬名資產在 1500 萬美元以上的富豪，他們中 27%已移民海外。

要成為對他們的長期威脅。此外，移動電話和互聯網已經成為非常有效的通信手段，雖然有不間斷的審查和鎮壓，但它們對當局造成的威脅與成為統治手段的恐懼一樣漫延。

雖然無法預測突發事件，也無法確實肯定中國是否正處于足以推翻北京獨裁者的強大反抗運動的前夜，但當局已開始清楚地意識到了他們所面臨的隨時都會使他們倒霉的事情。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 2011 年 2 月 19 日的一次講話中要求黨的主要領導干部，提高“社會管理能力”，“堅決糾正損害群衆利益的不正之風。”總理溫家寶則于 2011 年 1 月 24 日前往信訪局，探視那些前來投訴的上訪民衆，并于 2011 年 3 月指出：“要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

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造成了當今社會新的矛盾，針對這類矛盾則需要更細膩和更復雜的政策，但卻使國家機構變得更加脆弱。像過去那樣進行直接和殘酷的鎮壓不再適合現代市場社會的的特點和要求。毛澤東時代的宣傳和監督形式已不再適應日益城市化社會生活中的現實享樂主義和個人主義。這些形式也在不斷發展以適應新的現實，最終以不失其效力的新形式持續下來，但同樣還是維持治安，懲罰持不同政見者。與已經遠去的天安門事件的年代相比，如今控制社會，防止“群體性意外事件”的任務則顯得更加艱難。但是一條曾經咬傷過人、嗜血的狗永遠不會完全改變其品性。畏懼不會向人提出忠告，極度恐懼的掌權人害怕受到制裁，所以他們還是會繼續對那些反對他們的人使用恐怖威脅，這的確讓人很擔心。

幸福

為了維護社會主義建設必須的秩序，黨不能像以前那樣向百姓承諾共產主義天堂，今後應該向百姓承諾他們的個人幸福。群衆的急躁情緒，敵人的反黨陰謀，甚至一場工業、自然災害都會嚴重影響這一目標的實現。尋覓幸福的集體性行為只能演變成犯罪活動。在服從和犧牲的前提下，尋找個人幸福的公民們極有可能聯合起來進行集體抗議，那時就應該在互聯網上刪除“幸福”這個詞，而由“和諧”取而代之 — 當然是孔聖人所指的“和諧”，而不是傅立葉空想的“和諧” – 从而回到为共同利益无私奉献，自我牺牲的观念上来。

網絡關鍵文字和諧總局

包索爾王熟知
按情況改變對幸福的定義
可以避免所有的遺憾
皮埃爾-路易斯

溫家寶總理在 2011 年兩會前的一次講話中說：“衡量政府部門的工作、考核干部能力的標准應該是大多數群衆的滿意和幸福，而不是建多少高樓大廈，也不是工地的數量。”稍后，中國北方某省的一位官員又稱：“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為人民謀幸福，幸福，幸福，幸福！這應該成為我們工作的唯一宗旨。”

近几年來，宣傳機構大肆宣揚由于黨的“改革”“開放”政策，黨正在搆建“和諧社會”。為此，宣傳機器又搬出了早已被遺忘的、布滿灰塵的孔聖人的雕像，2007 年在北京孔子廟舉辦了一個圖片展覽，與 70 年代那場著名的“批林批孔”運動相反，帶講解的展覽是緬懷至聖先師，感受并稱頌他的“民主精神”。難道孔聖人沒有預想到一個社會在達到“全面和諧”之前應該知道什么是“小康”么?

可能是因為此次活動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所以溫家寶認為有必要重申：尋覓“幸福”，但在已變成工業地獄的中國是無法實現這個新想法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表象（西裝革履、摩天大廈、高速公路、環城公路、到處奔跑的汽車，迪斯尼樂園、高速

列車、電視、手機、計算機、互聯網和隨之而來各種污染）之下，毛時代的宣傳機器仍一如既往。

必須承認，統治階層有充分的理由對民衆的情緒感到擔憂。蓋洛普公司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 6%的中國人認為自己生活美滿。據另一項“中國網”的調查顯示，40%的中國人認為快樂與否是由財富的多少決定的。

極權政府為了保住他們的統治地位必須源源不斷地向中國人民灌輸謊言，因為事實上官僚們能為他的臣民們設計出什么樣的“幸福”呢？他們自己享有的“幸福”么？也就是說，從德國或日本進口天價豪華轎車？享有數名家佣服侍？出入頂級飯店會所？為自己建造宮廷別墅？把他們的孩子送進最好的學校？讓他們出國留學（最好他們的孩子決定不再回國）？建造世界上最大的高爾夫球場？不言而喻，實現這樣的幸福是不可能的。

權利階層享有的這樣或那樣的一系列特權：自由決定權，有罪不罰，物質超級享受等，這些只能惠及極少數人。而這些極少數人之所以能享有這些超級物質享受是因為大多數臣民的辛苦勞動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酬，雇用他們的企業賺取了巨額利潤。高層領導人向普通百姓許諾的“幸福”只是一個騙局，只要體制存在一天，百姓就要繼續忍受一天。

那么，對中國普通老百姓而言，幸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很多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由一連串的否定詞組成的：擯棄專治、揭露腐敗、抨擊權貴們的傲慢；拒絕超强度勞動，申訴無數的冤屈，特別是那些與超低工資有關的越來越震耳發愧的冤情；沒有蝸居，沒有交通擁擠，驅逐暴力和拆遷；不再無視曾經是他們貧困生活唯一安慰的劣質產品和假貨充斥市場，越來越厭倦公共空間到處是假貨的無恥廣告。很顯然，對于一個建立在每個人都是其他所有人的競爭對手基礎上的社會來說，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商品的丰富和虛假的社會關系意味着社會的發展，但這種發展帶來的不只是幸福。雖然毛澤東專政時代極其恐怖，但有些人還是對過去抱有幻想，在他們看來，那個大多數人貧窮的時代是人人平等的。他們的這種遺憾正是由於他們對現實的極大失望。

雖然幸福在世界范圍内是一種“新的理念”，但人們早已目睹了自工業革命以來一些烏托邦應運而生，例如 1936 年的西班牙，1968 年的法國或 1994 年的恰帕斯。很難想象，某一天中國人擺脱了那些化裝成現代工業掌舵人 – 唯利是圖的官僚們的枷鎖，自己主宰他們的事務，他們創建的世界又是什么樣的。然而，我們可以輕松地設想一下，這絶對與后毛時期“高級幕僚”試圖挽救東倒西歪的黨國大廈所販賣的假象是不一樣的。因為那時候，幸福的概念將被重新定義，而幸福本身也會掌握在中國百姓手中。

壓力

工薪階層每天都在抱怨他們的工作條件差、壓力大。我們認為（我們的意見是和老板們的意見一致的），在這樣一個人口衆多的地方，除了工業化成百上千的受害者外，再多几個自殺的也是允許的。總的來説，工作只會讓弱者自殺或瘋狂，所以我們將拋棄這類弱者。此外，壓力是一個進口概念，與我們古老的文化不相容。為其光榮曆史而自豪的勞動人民不會將為國出力造成的疲勞與這個墮落的、缺乏職業道德的概念相混淆，中國的勞動者們從來都是具有奉獻精神的。在網絡上因為壓力這種區區小事而哭泣實則是對愛國的粗暴挑釁，目的是為了分化瓦解人心。如果説發展和諧社會的疲勞是社會主義的，那么壓力這個詞就是不能容忍的一種破壞，更何況還被説成是導致自殺的罪魁禍首。因此，在網絡上禁止這個詞的出現是合理的，讓自然選擇去發揮作用吧。

網絡關鍵文字和諧總局

為了生計
不停地奔波。
奔波的盡頭
是生命的終結。
羅蘭-托普

2007 年，中國醫學協會在中國 30 多個大城市的一份調查顯示，由于工作條件差、壓力大，大多數中國人感到疲憊、失眠、消化功能紊亂。“世界工廠”的年輕員工，尤其是女工，他們比任何人都承受着越來越忙碌，越來越殘酷的新經濟節奏，這正是年輕員工，特別是農民工自殺的主要原因。經濟以兩位數增長的年代伴隨着自殺率的上升，這就是搆建“和諧”社會的代價！

社會關系的冷酷無情是當代中國社會的顯著特征。生產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分工日益精細，人與人的距離越來越遠，這一切導致了舊的社會結搆的解體，傳統家庭和舊價值觀面臨危機，人們在大城市茫茫人海中感到迷失、孤獨。中小學校和高等院校成了學生們激烈競爭的地方，就業恐懼之前是學習成績的巨大壓力。大學生和白領階

層面臨的壓力之大，使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自殺結束自己的生命。

中產階級對國家體制堅定不移的支持，對國家繁榮的無限信心是創建消費社會必不可少的，迄今為止，人們把中產階級的存在當成是專治體制是否成功的證據。然而，這種前景變得越來越暗淡…2006 年以來，大學畢業生的失業人數不斷上升。毫無疑問，在朝氣蓬勃的年輕白領們中間產生的不安全感和壓力是現代化的一個無可辯駁的特征，正如法國電信公司的那些白領們在壓榨他們的體制下變得脆弱而自殺，以及日本上班族的過勞死。正是在這種無奈和痛苦的情緒中，中產階級加入了“進步”祭壇上犧牲品的中國無產者的隊伍。

宗教

我們曾認為通過用對黨的崇拜來替代宗教信仰就能破除迷信，我們曾力求用我們簡單的教條替代宗教學説建立一個道義上的秩序和靈魂上的歸順，讓許多神權羨慕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迫害一部份僧侶和尚，而讓另一部份變成電影里功夫演員的角色（比如在香港）；或讓一些宗教屆人士進入地方決策機搆，因為我們有必要用尊重傳統文化的謊言來鞏固我們的合法性（比如在西藏）。但在向市場經濟過渡期間所產生的混亂，破壞了我們的學説的嚴密性，使其無法自圓其説，同時卻讓陳舊的信仰得以復蘇。一些宗教團體已成為陰謀家的巢穴，他們以反對追求物質享受為借口，煽動精神上的造反或煽動落后地區進行分裂。不能讓這種精神上的造反借助食不果腹的人和青年理想主義者狂熱的力量壯大起來。就其本質而言，互聯網非常適用于聖像崇拜和宗教信仰，但只要黨的思想在我們的語言區沒有爭議，成為主導，互聯網就會服務于黨的宗旨，有利于維持秩序。在中國的互聯網上，只有一種宗教，即我們一直稱其為“社會主義”的經濟。正因為如此，如果叛亂分子增多，任何人都不應該再提及宗教（即使是沒有危險的）。

網絡關鍵文字和諧總局

宗教的苦難是對現實中苦難的表現，
同時也是對現實中苦難的抗議。
宗教是被壓迫的生靈的嘆息，
是無情世界當中的有情，
正如它是沒有精神的景況中的精神一樣。
卡爾-馬克思

1850 年的太平天國起義險些推翻滿清王朝，中國政府有一天是否也會面臨着失去“天命”的危險呢？這種專治下的“和諧“，實際上卻是在積累騷亂。農村人口大量外流，農村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整個社會變成了一幕幕騷亂的舞台，警民暴力沖突愈演愈烈。基礎資源被統治階層的貪腐、喪失信譽所破壞，民衆對飲用水和空氣的攝取都難以得到保障。只要重温一下邵可侶對太平天國起義的分析，甚至無須冒險比較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曆史時期，就可看出今天的中國人又重新陷入了“普遍無望“的痛苦之中。

人們從突然再現并迅速增加的各類宗教（道教、佛教、天主教甚至新教）意識到了這種無望。1990 年初出現的法輪功，在 9 年后就聲稱已有 8 千多萬信徒，這是這場精神危機中最明顯的標志。如今對法輪功的殘酷鎮壓使法輪功學員都躲藏起來，他們或秘密集會，或保持沉默或正在監獄里受盡煎熬。

在監獄里度過了十年（1981-1991）的潘時年在談到宗教重現當代中國社會時說：“可以說宗教是要求改變的一種需要，它可以成為對共産黨人的一種威脅。共産主義本身也曾是作為一種宗教存在的。”宗教道德的再現，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掩蓋了當局鼓吹的唯物主義價值觀。越來越多的城鎮居民面對束縛，面對難以讓人忍受的現代生活節奏正在尋找一種心靈的慰籍。

鑒于法輪功保守思想激起了中國人對它的熱潮，不難想象在經濟放緩之際要求平等的解放運動會産生什麼樣的功效。當局對所有抗議活動（只有少數的抗議活動是有組織的集體行動）鎮壓的殘酷程度足以讓人推測出糾纏領導人的惡夢。因此，一旦粉碎了法輪功，就該輪到天主教徒遭殃了。2011 年，政府認為天主教的活動超出了被允許的活動范圍，所以就將憤怒發泄在天主教徒身上。自十八世紀耶穌會傳教士的陰謀到十九世紀太平天國顛覆性的基督教諸說混合論，基督教在傳統上一直被當局視為一種威脅。佛教和道教是被容許的，只要他們在機搆設置上與當局容許的天主教的一個分支一樣。至于美國福音教派，只要他們與共黨簽署一項合資項目，也是被容許的，這樣不僅保證了一些官員的額外收入，同時也使他們能夠控制這些甜言蜜語的江湖騙子的活動。

除了要求分立的西藏學校，政府很容易控制教階制度森嚴的佛教，只要僧人們順從，不參與騷亂活動（不像别的地方的僧人們那樣），政府就寬容地讓他們在“八正道”上假惺惺地前行。如今，中國的許多年輕人都被佛教所吸引，尤其是受過教育的中産階級的青年人。當局允許這類寺廟和其它活動場所的迅速繁殖，僧侶人數在 2005 年已超過二十萬。

從“紅寶書”到炒股，共產黨扭曲的意識形態使其學說變得模糊起來，自相矛盾，適宜于所有的異端邪說。個人崇拜、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絕對信仰、向黨表忠心的儀式都已經過時而且顯得極其媚俗，這些人將這些順從的宗教活動外包給了在中國存在了兩千多年的温順的神職人員是不會后悔的。

道教則不同。道教更加深入人心，平等和不屈服的價值觀深深植根于中國人的心里。到目前為止，道教是所有宗教中最富哲理的，其個人主義的傾向（與中國曆史密切相關）主要再現于個人成功的狂熱。但是，“兩位數”的繁榮給中國社會帶來的災難有可能喚醒道教傳統的叛逆精神，反對囂張的富裕。

附錄

1-訪民宣言

趙亮紀錄片《上訪》（法國國家影音研究所 *2010*年出品）聲帶節選

第一位訪民：**“**咱們也是人，不能再讓人愚弄下去。沒有民主，我們的法律沒辦法。上訪是沒有用的，不學法律，不學政治是不懂的。我們受到欺壓，打、抓、關、關進精神病院、勞教，由他們的主觀就可以勞教你，沒經過什么法律，所以現在的國家就沒有法，因為現在的人大都是官僚代表大會，它不是人民的代表。他們簡直就是黑社會，新法西斯，中國的法西斯。**”**

第二位訪民（讀一份他自己寫的傳單并建議將在第二天舉行的游行隊伍中散發。這次游行是為了抗議兩位訪民為躲避截訪人員而被火車壓死）

中國同胞們（尤其上訪同胞們）：

中國共產黨以共產主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美麗的謊言欺騙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持續進行專制、獨裁、腐敗統治。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互相殘殺，劉少奇和彭德懷等老一輩中共高級領導人被大獨裁者毛澤東殺害足以證明。以后的中共專制、獨裁照舊存在，自相殘殺。統治者對老百姓更是肆意欺壓、屠殺，害得老百姓家破人亡及傷殘等。受壓迫的人民連連上訪，有几年的，還有几十年的，普遍生氣上火，病殘，有的病死，有的餓死，有的凍死，有的被截訪的害殘、害死，有的被截訪的整失蹤，但就是不公正地解決上訪案件。全國政法機關及信訪機關絕大多數都在欺壓人民，害上訪人，喪失人性。

上訪同胞們，上訪路是條死路，死了上訪解決案件的心吧。

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上訪人上訪過程中撞上火車，當時就造成兩傷，兩死的惡果，極其悲慘。

呼吁：醒來吧，起來，全國上訪同胞，罷訪，游行！廢除中共獨裁，實行民主是上訪人的唯一出路，也是中華民族（含中國）的唯一出路。

醒來，起來，全中國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民主，實行民主，廢除獨裁，根治腐敗，拯救中國，建立民主新中國，造福人民。

前進，前進，前進！

【*該傳單的作者小元在集會前被警察秘密逮捕。另一位上訪者劉先生曾被關進監獄一個月，慘遭毒打。*】

2-龍顏大悦

以下是從諷刺電視“新聞”動畫片聲帶里記錄下來的。男主持人龍叔和女主持人小龜審慎的談話與放縱的叫罵交替出現，揭露了官僚階層濫用職權。這部動畫片當然很快就被從網上刪除了，但在下面的網址還能看到：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11/03/video-dragon%E2%80%99s-take-on-the-two-sessions-translated/?

節目在中文《國際歌》的樂曲聲中開始。屏幕上首先映入人們眼簾的是紅旗和三塊手表，接着是本節目的標題《龍顏大悦》。

龍吟：觀衆朋友們晚上好，歡迎收看*龍顏大悦*，我是主持人龍吟。

小龜：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龜。今天是 2011 年 3 月 14 日，宜開會。

龍吟：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全國政協十一屆四次會議，俗稱兩會，日前在北京隆重召開。這是一次和諧的...

小龜：插播一條緊急新聞，北京時間 2011 年 3 月 10 日 12 點 58 分，我國云南盈江縣境内發生里氏 5.8 級地震，該地震共造成 20 余人死亡，200 余人受傷，目前救援工作已基本結束，災后重建工作正在有條不紊的展開。

龍吟：兩會期間，來自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特別行政區，各行各業的代表委員，齊聚一堂美化人生，編造和諧社會。

小龜：再插播一條緊急新聞，北京時間 3 月 11 日 13 時 46 分，日本發生 9 級地震，震中位于日本本州島仙台港以東 130 公里，地震引發海嘯，部分地區被大水淹沒，并引發大規模火災及核電站泄露等事故，包括我國在内的多個國家相繼發布海嘯預警，目前，災區的救援工作正在進行，傷亡人數還在增加。

龍吟：（低聲）哎，小龜，這接二連三出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啊。

小龜：龍叔，你都不看報紙的么?

龍吟：看了呀，喏，五毛早報，頭條是《“兩會”搆建和諧社會，煎餅果子里必須有兩個雞蛋》。

小龜：雖然災難不斷，但我們的各大報紙頭條仍然是兩會，各級電視台主要時段也依

然在淡定地播放着兩會，唉，真不知道什么才是最大的災難。

龍吟：哎，算啦，抱怨也沒用，説點有用的吧。在此，龍顏大悦欄目全體工作人員，祝願在地震中受傷的災民盡快康復，願災區人民早日重建家園。曆史不可忘，但天災面前，生命無國界，尊重生命，祈禱平安。

小龜：好，接下來讓我們看看今年的兩會又給我們帶來了什么樣的驚喜吧。

龍吟：每年的兩會期間，都會有大量的雷人語錄，不斷挑戰我們的承受能力。今年的兩會更是一場刷新下限的盛宴。招行行長馬蔚華在政協會議中表示，“房價上漲根本是一個貨幣問題，因為老百姓手中錢太多了”。此話一出，激起大批網民的憤慨，群衆紛紛表示

小龜：（高聲尖叫）錢多你大爺啊！！！柴米油鹽連上廁所都漲價就工資不漲啊！！老馬你是銀行行長啊，家里的錢可以給故宮當地毯吶！！！你這樣也算老百姓吶，房價高了你好放高利貸是吧。有沒有，有沒有？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錢啊！！我表大爺的棺材本供你吃鮑魚啊，我奶奶的嫁妝錢供你吃魚翅啊！！你吃得下去嗎！！！卡死你吧！！！

龍吟：咳咳，悠着點小龜。咱們來看下一條雷人語錄：新讀書無用論再度流行。全國政協委員王平語出驚人：“我們不應該鼓勵農村的孩子上大學，因為農村的孩子一旦讀了大學，就回不到自己的家鄉，并且如今城市的就業壓力很大，蝸居在城市的農村孩子根本不可能得到幸福。”

小龜：（高聲尖叫）上不上大學關你屁事啊！找不到工作關讀書屁事啊！！你家祖宗八代都是城里人，從猿人時代開始就是城里人是不是啊！！！農村人也要世襲一輩子，就得窩在農村了是吧？國家領導人要不要回到封建社會去世襲啊！！！因噎廢食懂不懂啊！！懂不懂懂不懂啊！！就你這邏輯，飽暖思欲怎么解釋啊！！！那大家都不要吃飯了吧！！吃飽了就淫亂了是吧！！你這算什么混蛋邏輯啊！！！

龍吟：小龜，淡定，淡定！注意形象啊。

小龜：形象你妹啊！！額，龍叔我錯了，我不該沖你咆哮。

龍吟：咳，沒事，別激動。再來看一條來自動物保護者的提案。兩會期間，敬一丹提出制定《反虐待動物法案》，呼吁全國人大盡快立法取締“活熊取膽”等虐待動物的極端殘忍行為。長久以來，媒體、民間組織和公衆一直反對“活熊取膽”，這次的提案更是讓國內“活熊取膽”企業之一歸真堂遭遇了强大的反對潮。面對各方質疑，這家企業卻在想方設法融資上市，企圖讓更多黑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并且霸氣外露的

揚言“反對我們就是反對國家”。歸真堂創辦人邱淑花還表示：“我們的熊非常健康，又能繁殖，像在幼兒園一樣舒服，比創始人還舒服，取膽汁對它沒有任何傷害。”（突然咆哮起來）我靠！！！這么舒服你怎么不去啊？？？把你全家都接進籠子里去吧！！！你老公也去吧！！你兒子也去吧！！抽膽汁不打麻藥吧！！用鐵籠子綁起來吧！！吃喝拉撒不能自理很舒服是吧！！！上市你妹啊！！把你辦公桌也搬進籠子里吧！！你丫的在籠子里上市吧！！舒服死你吧！！！

小龜：哎，龍叔，你怎么先咆哮起來了，你把我的台詞都搶了。

龍吟：哦，不好意思，咳咳，實在沒忍住。好，咱們來關注一下那些在兩會期間表現突出的優秀代表們。82 歲的申紀蘭，從 1954 年當選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到 2008 年當選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連任近 60 年，是全國唯一一位從首屆連任到第十一屆的人大代表。有人詢問她的連任秘訣，申紀蘭自豪的說“當代表就是要聽黨的話，我從來就沒有投過反對票，咱們不能給國家添亂。”小龜，該你了。

小龜：哦，龍叔你不喊了是吧？嘿，我來。咳。不反對你大爺啊！！！什么叫不給國家添亂啊！！投個反對票會死啊！！！經濟會瓦解啊通貨會膨脹啊？？？什么你都支持啊！！反右你支持，給右派平反你還支持！！大躍進你支持，聯產承包你還支持！！！你知道什么叫立場嗎！！你當個屁的人民代表啊！！！你代表個屁的人民啊！！！國家就為了請你去舉手啊！！！你舉得好看啊！！！不如擺一溜舉手的照片好不好啊！！！好歹也低碳環保啊！！！

龍吟：額停！！好了可以了。其實，在兩會的代表和委員中，像申紀蘭這樣的人，并不在少數。這些委員和代表，有的時常缺席會議，有的從不准備提案，有的雖然有准備，卻完全沒有調查過民意，全是自己坐馬桶上異想天開出來的，要多蛋疼有多蛋疼，實在是讓人啼笑皆非，網友們把這群人稱之為“醬油委員”，“醬油代表”，他們吶，純粹是去會場里打醬油蹭盒飯的。

小龜：委員和代表的職責，簡單來說就是反映百姓意見和建議，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討論，真是不知道選這些醬油代表出來能有什么用？很多代表早就過上了寶馬雕車，錦衣玉食的生活，離我們普通百姓越來越遠，他們真的能代表我們嗎？他們排隊買過春運的車票嗎？他們擠過腳不沾地的公交嗎？他們的房子被强拆過么？他們的家人被城管揍過么？他們憑什么就能代表我們呢？

龍吟：說的沒錯，代表和委員們的參選程序的確是有很大的問題。精英們永遠無法理解草根們真實的想法。哎，小龜，你這回怎么沒咆哮啊？

小龜：喊累了啊，咱們在這忿忿不平，代表們卻在會場里睡覺，喊也白喊。

龍吟：你還別說，相對于這些純屬湊數的醬油代表們，網絡上的一些草根提案更耐人尋味。網友“二狗”提議：個人所得税標准應該這樣確定，月收入超過當地一平米房價平均數的，才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税。這條微博得到了網友們的瘋狂響應，短短八天時間吶，轉發數就達到了 17000 多條。這雖然是一句玩笑，卻也反應了普通老百姓們內心真實的想法。工資太低，物價太高，辛辛苦苦賺點錢，還要應對各項税收，而房價卻持續上升，老百姓們真的是買不起啊。

小龜：川子有一首歌叫《幸福里》。歌中寫到：幸福它在哪里，四萬多一平米。我每天賺錢很努力，花錢也很小心，可是要住進這幸福里，需要三個多世紀，我買不起。

龍吟：回首 2010，中國物價飛速發展，中國人民持續沒錢，偉大的 GDP 持續高漲，假裝幸福的老百姓笑的像花一樣。就在今天，兩會在一片祥和歡快的氣氛里圓滿閉幕了。其實，短短几天的時間，遠遠不足以解決所有的問題，房價依然可觀，鈔票依然難賺。税依然要交，公仆們的政績依然很低。

小龜：（高聲尖叫）交税應該用支付寶啊！！！政績出來了再確認支付啊！！！好評差評全看心情啊！！！不給老百姓辦事就他媽的申請退款！！！官方跟在屁股后面說：親給好評呀親！！！親，選我吧，包為人民服務的親！！！親政績做出來了！！！望查收啊親！！！

龍吟：嗯，好主意！

小龜：好什么好？現在的問題是：店家根本不在乎你給不給好評！！先刷了 N 個皇冠信用，忽悠你花大錢買了！！！你才發現支付寶是他開的！！！直接他媽的轉帳了！！！然后你跟淘寶投訴，又發現他媽的淘寶也是他家開的！！全他媽的默認好評啦！！！還他媽的都是五顆星啊！！！

龍吟：小龜，累了嗎？

小龜：累啊！

龍吟：走吧，回家吃面吧。

小龜：嗯，好吧。

龍吟：好，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里了，感謝朋友們的收看，我們下期再見。

節目在家喻戶曉的歌曲旋律《走進新時代》中結束，而歌詞卻被改成了《兩會歌》。

《兩會歌》

總想對你表白
我對房價是多么無奈
總想對你傾訴
我的工資是不夠買菜
有權有錢的中國人
意氣風發來把兩會開
啊　啊　他們有權有錢
來把那兩會開
他們開着茶話會
天雷提案滾滾來
他們講着房價的問題
嫁人娶妻要隔代
沒有下限的代表們
不管我們生活多悲哀
高唱贊歌編造未來
編造未來

讓我告訴世界
中國危險謹慎投胎
讓我告訴未來
中國食品把基因改
有權有錢的中國人
歡歌笑語來到大舞台
啊　啊　他們歡歌笑語
來到這大舞台
他們開着茶話會
責任擔當都不在
他們講着民生的問題

不痛不癢沒傷害

沒有下限的代表們

不管我們生活多無奈

高唱贊歌編造未來

他們開着茶話會

天雷提案滾滾來

他們講着房價的問題

嫁人娶妻要隔代

沒有下限的代表們

不管我們生活多悲哀

高唱贊歌編造未來

編造未來

那些即不相信市場社會主義也不相信市場的人的圖書目錄及網址**...**

失眠出版社（L’insomniaque）

Hsi Hsuan-wou et Charles Reeve, *Bureaucratie, bagnes et Business*, 1997

Pun Ngai, *Avis au consommateur, des migrantes chinoises parlent,* trad. Claire Simon et Hervé Denès, avant-propos de Hsi Hsuan-wou, 2011

Jacques Reclus, *La révolte des Taiping*, (1972), rééd. 2008, avant-propos de Hsi Hsuan-wou

其它出版社

Astarian, Bruno, *Lutte de classes dans la Chine des réformes (1978-2009)*, Acratie, 2009

Billeter, Jean François, *Contre François Jullien*, Allia, 2006 ; *Chine trois fois muette*, Allia, 2007

Cai Chongguo, *Chine, l’envers de la puissance*, Mango, 2005 ; *J’étais à Tiananmen*, préface de Holzman, Marie, L’Esprit du temps, 2009

Chang, Jung et Jon Halliday, *Mao – L’histoire inconnue*, trad. B. Vierne, G. Liebert et O. Salvatori, Gallimard, 2006

Chang, Leslie, *La fabrique des femmes — Du village à la ville dans une Chine en mutation*, Belfond, 2009

Chi Li, *Un homme bien sous tous rapports*, trad. Hervé Denès, Actes sud, 2006

Haski, Pierre, *Chine, les damnés du sida*, Grasset, 2005

Hsi Hsuan-wou et Charles Reeve, *China Blues*, Verticales/ Gallimard, 2008

Lau Sanching, *Dix ans dans les camps chinois (1981-1991)*, trad. Hervé Denès, préface de Jean- Jacques Gandini, Dagorno, 2002

Liao Yiwu, *L’empire des bas-fonds*, trad. Marie Holzman, Bleu de Chine, 2003 Ngô Văn, *Utopie antique et guerre des paysans en Chine*, Le Chat qui Pêche, 2004

Pasqualini, Jean, *Prisonnier de Mao*, Folio, Gallimard, 1976

Qiu Xiaolong, *Mort d’une héroïne rouge*, trad. Fanchita Gonzalez Batlle, Liana Levi, 2000 ;*Visa pour Shanghai*, Liana Levi, 2003 ; *Les courants fourbes du lac Tai*, Liana Levi, 2010

Rocca, Jean-Louis, *La condition chinoise. La mise au travail capitaliste à l’âge des réformes (1978-2004)*, Karthala, 2005

Song Yongyi (textes réunis par), *Les massacres de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trad. Marc

Raimbourg, préface de Marie Holzman, Gallimard, coll. Folio documents, 2009
Wu, Harry, *Laogai*, *le goulag chinois*, Dagorno, 1996
Yan Lianke, *Servir le peuple*, Picquier, 2006 ; *Rêve du village des Ding*, Picquier, 2007
Yu Hua, *Brothers*, trad. Angel Pino & Isabelle Rabut, Actes Sud, 2006 ; La Chine en dix mots, trad. A. Pino & I. Rabut, Actes Sud, 2010

網址：

- 中國勞工通訊 ： www.clb.org.hk
- 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 ： www.amrc.org.hk
- 89 街 ： www.rue89.com/chinatown
- 左拉 ：www.zuola.com/weblog/ ou http://twitter.com/zuola
- 韓寒：http://blog.sina.com.cn/twocold
- 博訊新聞網 ：boxun.com
- 法輪功網址 ： www.theepochtimes.com

趙亮紀錄片《*上訪*》，法國國家影音研究所出版。

注：在本書付印之際，我們得知“中國網站過濾的詞彙表”實際上是假的 – 是一則網絡惡搞，是一些反對派（他們也許根本不是中國人）的戲弄文字。但是，《網絡關鍵文字和諧總局》確實存在，只不過其名稱是保密的。這個邪惡的監控中國互聯網的指揮中心隸屬於 2011 年 5 月成立的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然而，這份假的詞彙表及這則假通知卻是完全可信的，這份贗品的作者如果不是中國的網絡警察，但它還是暴露了他們自己及其主子的觀點，就如同一塊中國產的假勞力士手錶與暴發戶的一塊真瑞士勞力士表報出的時間都是一樣的。在此我們提醒大家：在這個虛假的世界里，真實就是虛假的一部份。

目錄

前言......3
罷工......7
報復......10
暴動......12
博客......14
獨立工會......18
豪華......21
黑社會......24
勞改......26
毛澤東......29
民工......32
民主......35
上訪......39
太平......41
未來......43
畏懼......45
幸福......48
壓力......51
宗教......53
附錄......56
參考書目......64